

冊一 卷一 卷十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原名續高僧傳

高僧傳二集

唐·釋道宣著



高僧傳二集總目

冊一

卷一	譯經篇初	目一
卷二	譯經篇二	目一
卷三	譯經篇三	目一
卷四	譯經篇四	目二
卷五	譯經篇四之餘	目二
卷六	義解篇初	目二
卷七	義解篇二	目二
卷八	義解篇三	目三
卷九	義解篇三	目四
卷十	義解篇四	目四

冊二

卷十一	義解篇五	目五
卷十二	義解篇六	目五
卷十三	義解篇七	目六
卷十四	義解篇八	目六
卷十五	義解篇九	目七
卷十六	義解篇十	目八
卷十七	義解篇十一	目九
卷十八	義解篇十一之餘	目九
卷十九	習禪初	目九
卷二十	習禪初之餘	目十

冊三

卷廿一	習禪二	目十
卷廿二	習禪三	目十一
卷廿三	習禪四	目十二
卷廿四	習禪五	目十二
卷廿五	習禪六	目十三
卷廿六	習禪六之餘	目十三
卷廿七	明律上	目十四
卷廿八	明律下	目十四
卷廿九	明律下之餘	目十五
卷三十	護法上	目十五

冊四

卷三十一	護法下	目十五
卷三十二	護法下之餘	目十六
卷三十三	感通上	目十六
卷三十四	感通上之餘	目十七
卷三十五	感通中	目十七
卷三十六	感通下	目十九
卷三十七	遺身篇第七	目二〇
卷三十八	讀誦篇第八	目二一
卷三十九	興福篇第九	目二二
卷四十	禪科聲德篇第十	目二二

高僧傳二集目錄(冊一—冊四)

卷一

譯經篇

梁楊都正觀寺扶南國沙門僧伽婆羅……………二

曼陀羅 木道賢 僧法 道命

梁楊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唱……………四

梁武帝 梁簡文帝 僧朗 僧紹

魏北臺石窟寺恆安沙門釋曇曜……………九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十一

常景 李廓 寶意 覺定 法場

法希 楊術之 曇顯 智賢 藏稱 智希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十七

高空 德賢 善吉

陳楊都金陵沙門釋法泰……………二二

智愷 曹毗 智敷 道尼

卷一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提

黎耶舍……………二八

萬天懿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

多……………三三

僧就 法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

門達摩笈多……………三九

侯君素 徐同卿 劉憑 費長房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四五

行矩

卷二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五九

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蹟……………六二

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六七
卷四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八六

京師大慈恩寺梵僧那提……………闕文

卷五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一一三

卷六

義解篇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一四一

道達 惠命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一四二

法朗 法亮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一四三

智達 僧達

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一四四

吳郡虎丘沙門釋僧若……………一四四

僧令 法度 惠梵 惠明

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一四五

智果 僧淑

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一四八

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一四八

道超

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一五六

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一六二

惠朗 惠略 法生 惠武

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一六三

慧泰 慧峯

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一六四

卷七

梁大僧正南潤寺沙門釋慧超……………一七四

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一七六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欒……………一八二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一八五

會稽嘉祥寺釋慧皎……………一八七

魏洛陽釋道辯……………一八八

曇永 亡名

恆州報德寺釋道登……………一八九

卷八

梁楊都莊嚴寺釋僧密……………一九二

梁楊都湘宮寺釋曇准……………一九三

智深

梁楊都靈基寺釋道超……………一九三

慈安

梁楊都龍光寺釋僧喬……………一九五

僧整 寶湖 慧濟 慧紹

梁楊都彭城寺釋慧開……………一九六

曇儁

梁楊都建初寺釋明徹……………一九七

梁餘杭西寺釋法開……………二〇〇

梁楊都瓦官寺釋道宗……………二〇一

法啟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二〇一

僧建 慧聰 道寂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淵……………二〇三

法文 法護 法度 道興

梁楊都冶城寺釋僧詢……………二〇四

道遂 道標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二〇五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二〇六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二〇八

卷九

陳楊都宣武寺釋洪偃……………二二二

楊都興皇寺釋法朗……………二二五

楊都大禪衆寺釋慧勇……………二一九

楊都大彭城寺釋寶瓊……………二二〇

明解

楊都白馬寺釋警韶……………闕文

鍾山耆閣寺釋安廩……………二二七

攝山栖霞寺釋慧布……………二二八

僧詮 玄辯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二三一

僧琨

魏鄴下沙門釋道龍……………二三五

齊彭城沙門釋慧高……………二三七

卷十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二四〇

鄴中釋曇遵……………二四二

鄴下總持寺釋惠順……………二四三

鄴西寶山寺釋道憑……………二四四

并州傳統釋靈詢……………二四五

大統合水寺釋法上……………二四六

法存

鄴下定國寺釋道慎……………二五〇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二五〇

長安崇華寺釋慧善……………二五二

潼州光興寺釋寶象……………二五三

齊洛州沙門釋曇衍……………二五五

陳楊都莊嚴寺釋慧榮……………二五七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二五八

京師淨影寺釋慧遠……………二六五

僧猛

卷十一

周益州謝西寺釋寶海……………二七七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二七八

荊州龍泉寺釋羅雲……………二七九

荊州等界寺釋法安……………二八一

襄州龍泉寺釋慧哲……………二八二

道瓊 洪哲 慧警 惠萬

江表徐方中寺釋慧嘔……………二八四

常州安國寺釋慧彌……………二八六

相州演空寺釋靈裕……………二八八

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二九九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三〇一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三〇五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三〇六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三〇七

京都大興善道場釋僧粲……………三〇八

僧鸞 僧鳳

卷十一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三一三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玄……………三一七

弟子明則

襄陽沙門釋智潤……………三一八

吳郡虎丘山釋智聚……………三一九

丹陽攝山釋慧曠……………三二二

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三二三

西京寶利道場釋淨願……………三二五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三二七

靈覺 道卓

卷十三

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	三二九
西京海覺道場釋法總	三三一
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	三三二
慧重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	三三四
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瓚	三三五
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	三三六
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	三三七
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	三三九
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	三四〇
僧溫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	三四三
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炬	三四六

慧感 慧蹟

卷十四

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	三四八
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	三五〇
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	三五二
慧相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	三五三
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	三五四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	三五六
京師慈門寺釋普曠	三五七
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	三五九
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侃	三六一
道撫	
京師延興寺釋吉藏	三六四
慧達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	三七〇

江都安樂寺釋慧海	三七一
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	三七三
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	三七六
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	三七九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眞	三八〇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	三八二
靈辯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	三八五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胄	三八六
慈威	
京師勝光寺釋辯相	三八九
京師大總持寺釋寶襲	三九〇
曇恭 明洪	
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遷	三九一
并州武德寺釋慧覺	三九二

慧達 慧達 明幹

常州建安寺釋智珙	三九四
常州宏業寺釋道慶	三九五

卷十五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	三九八
------------	-----

法仁

安州方等寺釋慧巒	四〇〇
----------	-----

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	四〇二
-----------	-----

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	四〇三
-----------	-----

道剛

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	四〇五
-----------	-----

圓安

蒲州仁壽寺釋海順	四〇七
----------	-----

行友 慧本

京都普光寺釋曇藏	四一三
----------	-----

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迴……………四一四

玄究

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四一五

法位

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四一八

明曠 明略

汴州慧福寺釋功迴……………四二四

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四二五

蒲州棲巖寺釋道傑……………四二六

蒲州棲巖寺釋神素……………四三〇

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四三二

蜀都寶園寺釋玄續……………四三三

蘇州法流水寺釋慧璧……………四三五

卷十六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基……………四三七

慧景 寶進

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四三九

蘇州仁壽寺釋道慈……………四四二

京師崇義寺釋慧顏……………四四五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四四八

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四四九

蘇州通玄寺釋慧顏……………四五〇

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四五三

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止……………四五六

智現

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四五七

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四六〇

法長

越州宏道寺釋慧持……………四六一

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四六二

卷十七

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四六三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四六六

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四六八

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四六九

綿州隆寂寺釋靈睿……………四七〇

京師宏福寺釋僧辯……………四七二

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四七四

澤州清化寺釋智徽……………四七七

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四七九

京師宏福寺釋玄會……………四八二

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四八三

卷十八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四八五

相州慈潤寺釋慧休……………四八九

曇元 靈範

京師宏福寺釋靈潤……………四九四

淨元 智衍

京師慈恩寺釋道洪……………五〇〇

京師慈恩寺釋義褒……………五〇二

卷十九

習禪篇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五一三

鍾山延賢寺釋慧勝……………五一四

慧初

江州廬山釋道珍……………五一五

法歸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五一六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五一八

道育

鄴中釋僧可……………五一九

向居士 化公 廖公 和公 法林

僧那 慈滿

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五二三

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五二五

卷二十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五三五

荆州覆船山釋法常……………五三八

荆州長沙寺釋法京……………五三九

荆州玉泉山釋法懷……………五三九

荆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五四一

荆州玉泉山釋法忍……………五四三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五四三

周京師大迫遠寺釋僧實……………五四四

京師天寶寺釋僧璋……………五四六

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五四七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五四八

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五五〇

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五五二

京師真寂寺釋信行……………五五二

斐玄證

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五五五

法永 岑開榮 智晚

卷二十一

周河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五五八

敷達 慧晚 慧朗

隋南嶽衡山釋慧思……………五六四

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顛……………五七〇

南嶽衡州衡嶽寺釋大善……………闕文

京師清禪寺釋曇崇……………五八六

慧日內道場釋慧越……………五八八

蔣州履道寺釋慧實……………五八九

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五八九

僧叢 僧集

相州鄴下釋玄景……………五九一

玄覺

趙郡漳洪山釋智舜……………五九二

智贊

南嶽衡州衡嶽寺釋慧照……………闕文

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錯……………五九五

荊州景元山善集寺釋法詠……………闕文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五九六

法彥 波若

卷二十一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六〇〇

西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六一一

蒲州栖霞道場釋眞慧……………六一三

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瓚……………六一五

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六一六

慧昂

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六一九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六二〇

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六二二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六二三

河東栖霞道場釋智通……………六二四

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六二六

善智 道訓 道樹

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六二八

并州大興國道場釋洪林……………六三〇

卷一十二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六三二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六三三

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六三五

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六三六

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六三八

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六四二

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六四三

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六四七

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六五〇

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六五一

智晞 光英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瓌……………六五六

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六五九

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六六一

卷二十四

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六六三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六六八

靈智

京師大莊嚴寺釋道哲……………六七〇

道誠 靜安

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六七二

京師宏法寺釋靜琳……………六七五

京師宏福寺釋慧斌……………六八一

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六八二

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六八六

箕州箕山寺沙門釋慧思……………六八九

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六九〇

道操

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六九二

慧融

益州空慧寺釋慧熙……………六九四

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六九五

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六九六

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六九七

卷二十五

唐鄧州寧國寺釋惠祥……………七〇〇

京師大莊嚴寺釋曇倫……………七〇一

蒲州仁壽寺釋普明……………七〇三

蒲州栢梯寺釋曇獻……………七〇四

秦州永寧寺釋無礙……………七〇六

江州東林寺釋道暉……………七〇七

荊州四層寺釋法顯……………七〇七

荊州神山寺釋玄爽……………七〇九

惠普

高僧傳二集目錄

蒲州救苦寺釋惠仙……………七一〇

益州淨惠寺釋惠寬……………七一一

衡州霖落泉釋僧倫……………七二五

京師西明寺釋靜之……………七二六

丹陽沙門釋智巖……………七二八

卷二十六

唐衡岳沙門釋善伏……………七二一

代州照果寺釋解脫……………七二四

普明 僧翕

潤州牛頭沙門釋法融……………七二五

衡州霖落泉釋惠方……………七三二

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嚮……………七三三

蘄州雙瑠山釋道信……………七三五

江漢沙門釋惠明……………七三七

目一三

卷二十七

明律篇

梁揚都天竺寺釋法超……………七四六

鍾山雲居寺釋道禪……………七四七

齊鄴下大覺寺釋惠光……………七四八

道雲 道暉 馮居士

鄴東大衍寺釋曇隱……………七五二

洪理 道樂

陳揚都光宅寺釋曇瑗……………七五三

揚都奉誠寺大律師智文……………七五五

隋并州大興國寺釋法願……………七五八

道龍 道行

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七五九

蔣州奉誠寺釋道成……………七六一

西京延興寺釋通幽……………七六二

卷二十八

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七六三

道洪 法勝 洪淵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覺朗……………七六六

海藏 法鏘

唐始州香林寺釋惠主……………七六七

京師勝光寺釋智保……………七六九

益州龍居寺釋惠詵……………七七一

唐京師宏福寺釋智首……………七七四

京師普光寺釋惠璉……………七七九

滿德 真懿 善智 敬道

相州日光寺釋法礪……………七八一

京師普光寺釋玄琬……………七八二

僧伽

蒲州仁壽寺釋慧蕭……………七八九

京師普光寺釋惠滿……………七九一

卷二十九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七九六

明瓚

並州義興寺釋道亮……………七九七

益州福勝寺釋道興……………七九八

蘇州通玄寺釋惠旻……………八〇一

洛州天宮寺釋明導……………八〇三

洛州敬愛寺釋曇光……………八〇四

京師延興寺釋道胄……………闕文

益州福緣寺釋曇暹……………闕文

卷三十

護法篇

東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八一七

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八一九

齊逸沙門釋曇顯……………八二〇

周終南山避世蓬釋靜藹……………八二二

慈宣

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八三一

慈備 慈影 寶貴

新州願果寺釋僧勳……………八四〇

隋京師雲華寺釋僧猛……………八四二

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八四三

卷三十一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曇選……………八四九

隰州沙門釋法通……………八五一

終南山智炬寺釋明瞻……………八五三

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八五五

道璋

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八六一

普應 法行

終南山至相寺釋宏智……………八六八

卷三十二

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八七〇

惠序

眉州聖種寺釋道會……………八八〇

鄧州興國寺釋智勤……………八八二

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八八四

圓勝

卷三十三

感通篇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八九六

滎陽沙門釋超達……………八九八

僧明

文成沙門釋慧達……………八九九

東齊沙門釋明琛……………九〇〇

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九〇三

梁九江東林寺釋道融……………九〇三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九〇四

法智 道集 法祥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九〇五

道香 僧朗

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九〇七

荊州沙門釋慧簡……………九〇八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九〇八

太山朗公谷寺釋僧意……………九一〇

太山丹嶺寺釋僧照……………九一〇

齊相州鼓山寺釋道豐……………九一二

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九一三

卷三十四

太原沙門釋慧寶……………九一八

鄴下寶明寺釋僧雲……………九二〇

梁州薛寺釋僧遠……………九二一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九二一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九二二

東川沙門釋慧雲……………九二三

傳大士

鄂州沙門釋法朗……………九二五

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九二七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瑀……………九二九

隋蘇州重玄寺釋慧巖……………九三〇

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九三〇

法齊

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侃……………九三二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九三三

安州沙門釋賈逸……………九三五

楊祐

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九三六

智保

蒲州普濟寺釋道英……………九三九

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九四二

京師辯才寺釋智則……………九四三

京師律藏寺釋通達……………九四四

卷三十五

齊趙州頭陀沙門釋僧安……………九五〇

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閣黎……………九五一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九五二

益州沙門釋僧度……………九五二

益州野安寺衛元嵩……………九五三

前梁益州沙門釋尚圓	九五五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行	九五五
荊州神山釋道穆	九五六
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	九五七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	九五九
瀘州等行寺釋童進	九六〇
益州沙門釋富上	九六一
鄭州會善寺釋明恭	九六二
益州長陽山釋法進	九六三
代州耆闍寺釋道幽	九六五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	九六六
丹陽天保寺通闍黎	九六七
京師凝觀寺釋法慶	九六七
單道琮	
益州天敕山釋德山	九六八

旭上	
荊州青溪山釋道悅	九七〇
荊州內華寺釋慧耀	九七一
東嶽沙門釋道辯	九七二
神辯	
益州建明寺釋慧琳	九七四
京師救度寺釋洪滿	九七四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	九七五
京師法海寺釋法通	九七六
荊州開聖寺釋慧因	九七七
巴陵顯安寺釋法施	九七八
初蜀川沙門釋慧岸	九七九
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	九七九
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	九八〇
箕州護明寺釋智顯	九八一

蘇州常樂寺釋法聰……………九八一

代州昭果寺釋僧明……………九八二

代州五臺山釋明隱……………九八三

代州五臺山釋法空……………九八四

京師定水寺釋明濬……………九八五

京師普光寺釋明解……………九八五

宋尚禮

兗州法集寺釋法沖……………九八七

卷三十六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九九五

京師經藏寺釋智隱……………九九七

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九九八

京師勝光寺釋明誕……………九九九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璨……………一〇〇〇

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一〇〇一

京師勝光寺釋寶積……………一〇〇二

京師仁法寺釋道端……………一〇〇三

京師勝光寺釋道璨……………一〇〇三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一〇〇四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一〇〇四

京師日嚴寺釋曇瑯……………一〇〇五

京師隋法寺釋道貴……………一〇〇六

京師玄法寺釋道順……………一〇〇七

京師沙門寺釋法顯……………一〇〇八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一〇〇八

京師靜覺寺釋法周……………一〇〇九

京師延興寺釋慧誕……………一〇一〇

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一〇一一

京師宏善寺釋智教……………一〇一一

京師沙門釋圓超……………一〇一二

京師光明寺釋慧藏	一〇二二
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	一〇二三
京師勝光寺釋法朗	一〇二三
京師眞寂寺釋曇遂	一〇一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	一〇一五
京師延興寺釋靈遠	一〇一六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	一〇一七
京師空觀寺釋玄鏡	一〇一九
京師宏濟寺釋智揆	一〇二〇
京師勝光寺釋僧範	一〇二一
京師淨影寺釋寶安	一〇二一
京師仁覺寺釋寶巖	一〇二二
京師無漏寺釋明馭	一〇二三
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	一〇二四
京師勝光寺釋法性	一〇二五

京師沙門釋辯寂	一〇二五
---------	------

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	一〇二六
-----------	------

京師揚化寺釋法楷	一〇二六
----------	------

京師轉輪寺釋智能	一〇二九
----------	------

京師眞寂寺釋曇良	一〇二九
----------	------

京師沙門釋道高	一〇三〇
---------	------

京師靜法寺釋智疑	一〇三一
----------	------

京師淨影寺釋道顏	一〇三一
----------	------

京師淨影寺釋淨辯	一〇三二
----------	------

卷三十七

遺身篇

南齊蜀部會州寺沙門釋法凝	一〇三九
--------------	------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	一〇四〇
----------	------

雍州逸沙門釋普圓	一〇四八
----------	------

隋雍州北山沙門釋普濟……………一〇四九

終南山榿梓谷釋普安……………一〇五〇

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一〇五五

唐僞鄭沙門釋智命……………一〇五七

京師宏福寺釋玄覽……………一〇五九

京師宏善寺釋法曠……………一〇六〇

梓州沙門紹闍梨……………一〇六一

忘名字僧

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一〇六二

書生 二尼

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一〇六三

卷三十八

讀誦篇

魏泰嶽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一〇七〇

益州五層寺釋法建……………一〇七二

隨益州招提寺釋慧恭……………一〇七三

眉州隆山縣鼻山釋法泰……………一〇七五

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一〇七六

伯濟國達擎山寺釋慧顯……………一〇七七

益州福感寺釋道積……………一〇七八

洪遠 僧思 智暉

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一〇七八

驪山津梁寺釋善慧……………一〇八〇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一〇八一

京師會昌寺釋空藏……………一〇八四

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齡……………一〇八五

智證 宗公

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一〇八七

玄秀 史據

京師羅漢寺釋寶相……………一〇八八

法達

卷三十九

興福篇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一〇九三

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一〇九五

僧護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一一〇三

唐綿州振響寺釋僧晃……………一一〇五

楊州長樂寺釋住力……………一一〇七

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一一〇九

善因

蒲州普救寺釋道積……………一一一〇

京師會昌寺釋德美……………一一一四

靜默 曇獻

京師清禪寺釋慧胃……………一一一七

法素

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一一一九

梓州通泉寺釋慧震……………一一一九

京師宏福寺釋慧雲……………一一二一

卷四十

禰科聲德篇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一一三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一一三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一一三四

智雲

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一一三四

蔣州栖霞寺釋法韻……………一一四二

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一一四三

慧寧 廣壽

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一一四四

法綱

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一一四五

智騫 玄應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一一四六

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一一四七

道英 神炎

京師定水寺釋智凱……………一一四八

京師法海寺釋寶巖……………一一四九

高僧傳二集序

唐釋道宣撰

原夫至道絕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卽行而乃極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於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宏其九等。皆所謂化導之恆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宏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卽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像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緇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續其科條。竊以葱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襍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羣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振

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遺蹤望而可尋。徇日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恆流。詳覈可觀華質有據。而緝衷吳越。敘略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彩。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傳三五。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瞻。誰爲補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竚對殺青。而情計栖遑。各師偏競。遯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藏舟遽往。徒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疎聞見。卽事編章。諒得列代因之。更爲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以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先聞。遂得類續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繁。量重聲華。至於鳩聚風猷。略無繼緒。惟隋初沙門魏郡釋靈裕。儀表綴述。有義宏方。撰十德記一卷。偏敘昭玄師保。未粵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爲長太息矣。故

使潛預染毫之吝。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卽目舒之。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前良。允師後聽。始距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人。序而申之。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倫。自前傳所敘。通例已頒。迴互抑揚。實遵宏檢。且夫經導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科。網維於正網。必附諸傳述。知何續而非功。取其拔滯開元。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不競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爲要解紛靜節。總歸於未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崇岳。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概銷於林薄。致有聲喧玄谷。神凝紫煙。高謝於松喬。俯眄於窮轍。斯皆具諸

別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闔。陸沈浮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勸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表。號曰續高僧傳。若夫搜擢源派。剖析憲章。麤識詞令。琢磨行業。則備於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恆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於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覩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塵斯意焉。

高僧傳二集卷第一

譯經篇初

本傳六人附見二十七人

梁楊都正觀寺扶南國沙門僧伽婆羅傳一

曼陀羅 木道賢 僧法 道命

梁楊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唱傳二

梁武帝 僧紹 梁簡文帝

魏北臺石窟寺恆安沙門釋曇曜傳三

曇曜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四

常景 李廓 實意 覺定 法揚 法希 楊街之 曇顯 智賢 藏稱 智希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五

高安 德賢 善吉

陳楊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六

智愷

道尼

梁楊都正觀寺沙門僧伽婆羅傳第一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律。學年出家。偏業阿毗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宏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爲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歷亡墜。道教陵夷。婆羅靜潔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棲閑。養素資業。大梁御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敕徵召於楊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卽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日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敕沙門寶唱惠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相對疏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爲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囑施成立住寺。太

尉臨川王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於正觀。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者。梁言宏弱。大賈梵本。遠來貢獻。敕與婆羅共譯。實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隱質。時有居士木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優樓頻經一卷。文既鮮具。不辯來由。又有大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嚴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總出三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楊都道俗咸稱神授。若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此則局談。今身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辯內外賢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憶書鎮。近俗崔子之念金鑲。代有斯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記室虞孝敬者。學周內外。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渚宮陷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關輔。亦有著述云。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寶唱傳第二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卽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自蓄。顧惟隻立。勤田爲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傭書。取濟寓目。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鋪瞻。義理有聞。年十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著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旣始陶津。經律諸稟。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羣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爲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爲訪家室執固不廻。將及三十。天廕旣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擺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敕爲新安寺主。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歆茲厚德。但文散羣部。難可備尋。下敕令唱總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

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爲三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招事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敕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續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敕開善智藏。續衆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敕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敕。兼贊其功。綸綜終始。緝成部裘。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沖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敕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敍佛理著作宏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三十卷。並唱獨專慮。續結成部。上既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敕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敕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表四卷。雅愜時望。遂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

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用供上。緣是又敕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於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陰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爲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卽除災滌累故。收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數宏。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爲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爲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爲太祖文皇。於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糺紛協田。臨睨百丈。翠微峻極。流泉灌注。鍾龍遍嶺。飢鳳乘空。創塔包巖壑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邃。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彫麗。奄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相架。簷霤臨屬。旁置三十六院。皆設池臺周宇環繞。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有栴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恆聞作聲。且視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屢

感徵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申供養。每入頂禮。歔歔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爲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爽塏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閒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羣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室。崇字嚴肅。鬱若卿雲。粉壁朱柱。交映相耀。設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蘊奩篋。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煖。隨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竭工匠之巧。殫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

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軫。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逾切。潔齋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煩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禮懺敬接。以爲常准。卽捨身之地也。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墳。恆以達曙爲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所未詳。悉皆爲訓釋。又以國學員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儻。故使孔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璽書。預參翻譯。具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爲部表。號曰名僧傳。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己者也。大

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一落。禮誦餘日。拮拾遺漏。文廣不載。初以腳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救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先懺京師大僧寺遍。方徙嶺表。永棄荒裔。遂令鳩集爲役多闕。晝則伏懺。夜便續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敕停擯。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足。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實。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爲時所列。不測其終。

元魏北臺恆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第三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

昭玄統。綏輯僧衆。妙得其一。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卽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鑄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鑄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恆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眞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旣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卽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矐慨前陵廢。欣今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焚蕩。人閒誘導。憑准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岱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

卽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增加五方五行。同石椽金。疑成僞耳。並不測其終。隋初開皇關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義各持衣鉢。月再興齋。儀範正律。遞相監檢。甚具翔集云。

元魏南臺洛下永寧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第四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宏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敕引勞。供撰殷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敕以流支爲譯經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在宮前閭闔門南御道之東。中有九層浮圖。架木爲之。舉高九十餘丈。上有金刹復高十丈。出地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日掘至黃泉。獲金像三十二軀。太后以爲嘉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飾制瓌奇。窮世華美。刹表置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盤

一十一重。鐵鎖角張。盤及鎖上皆有金鐸。如一石甕。九級諸角皆懸大鐸。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其塔四面九間。六窗三戶。皆朱漆扉扇。垂諸金鈴。層有五千四百枚。復施金鐸鋪首。佛事精妙。殫土木之功。繡柱金鋪。驚駭心目。高風永夜。鈴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十餘里。北有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繡作。工巧綺麗。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千有餘間。臺觀星羅。參差閒出。彫飾朱紫。續以丹青。栝栢楨松異草叢集。院牆周帀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開三道三重。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奕華麗。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嚴煥爛。東西兩門。例皆如此。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通道但露而置。其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淥水。京師行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滄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書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爲修律博士。有詔令刊定律格。永成通式。景乃商確今古。條貫科猷。卽魏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祕書監。

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若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中封禪伯。作序行世。寺旣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圖。視宮中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朗。以見宮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華。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閻浮所無。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刹上寶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爲天所震。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於斯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平且火起。有一道人不忍焚燼。投火而死。其燄相續。經餘三月。入地刹柱。乃至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有人從東萊郡至云。見浮圖在於海中。光明儼然。同觀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其所在。至七月。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挾。西奔長安。至十月。而洛京遷於漳鄴。先時流支奉敕。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儁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帝又敕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廓學通玄素。條貫經論。雅

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卽佛名椽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所翻新文筆受藁本。滿一閒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撝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欄。卽以鉢酌。用之盥洗。旁僧具見。莫測其神。咸共嘉歎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爲聖耳。懼惑世人。遂祕不傳。於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

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參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宏法之盛。略敍曲煩。敕三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閒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隅奧。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天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卽如所請。見講諸僧。旣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元有南天竺波羅奈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象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善住廻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琳僧昉

等筆。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羣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斯城郡守。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一乘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若夫項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圖。嵩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庶篤信經營。名僧異瑞。紛綸閒起。今採摘祥異者。具以注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泰。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總萬機。而恆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命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卽恆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教迹。迄今流行。香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攘那跋陀

羅。周言智賢。共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僊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奉敕爲大家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共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等筆受。

陳南海郡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第五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眞諦。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羣藏廣部罔不措懷。藝術異能偏素諳練。雖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昌三寶。大同中。敕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眞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氓品。彼國乃屈眞諦。并賈經論。恭膺帝旨。旣素蓄在心。

渙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於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雲殿竭誠供養。帝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憑陵。法爲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大寶三年。爲侯景請還。在臺供養。於斯時也。兵饑相接。法幾頽焉。會元帝啓祚。承聖清夷。乃止於金陵正觀寺。與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至於南康。並隨方翻譯。棲遑靡託。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真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壤。遂欲汎舶往梭伽修國。道俗虔請。結誓留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梁舊齒。重覈所翻。其有文旨乖競者。皆鎔冶成範。始末輪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楊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

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芳問。諦欣其來意。乃爲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疏宗旨。而飄寓投委。無心寧寄。又汎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衆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循人事。權止海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安汎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頽。延住制旨寺。請翻新文。諦顧此業緣。西還無指。乃對沙門慧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公薨沒。世子紇重爲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測。常居別所。四絕水洲。紇往造之。嶺峻濤涌。未敢陵犯。諦乃鋪舒坐具在水上。跏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既登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荷葉蹋水。乘之而渡。如斯神異。其例甚衆。至光太二年六月。諦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資神。早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愷正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躬自稽顙。致留三日。

方紆本情。因爾迎還。止于王園寺。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揚肇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陳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時遺訣。嚴正勸示因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費經論還返匡山。自諦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通覽所譯。則彼此相發綺績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流疏解。依止勝相。後疏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爲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宗公別著行狀。廣行於世。且諦之梁。時逢喪亂。感竭運終。道津靜濟。流離宏化。隨方卷行。至於部裘或分。譯人時別。今總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顯隋唐。見曹毗別歷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夾。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見

譯訖。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兩寺。是知法寶宏博。定在中天。識量瑣瑣。誠歸東夏。何以明之。見譯藏經減三千卷。生便棄擲。習學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病。宗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旨。遊心既久。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一日氣屬嚴厲。衣服單疎。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等終夜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誼。有時眠寐。愷密以衣被覆足。諦潛覺知。便曳之於地。其節儉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喟然憤氣衝口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歎誠正法實副參傳。但恨宏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啓曰。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羣生無感。可遂理耶。諦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宏之。但不覩其興。以爲太息耳。卽驗往隔。今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爲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遊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佛經。尤精義理。洞曉

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吒經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沙門僧昉筆受。屬齊受魏禪。蕃客任情。那請還鄉。事流博觀。承金陵宏法。道聲遠肅。以梁武大同年辭齊南度。既達彼國。仍被留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敕令那總監外國往還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闐僧求那跋陀。陳言德賢。費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請。乞願宏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用爲希遇。屬侯景作亂。未暇翻傳。攜負東西。諷持供養。至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洲興業寺譯之。沙門智昕筆受陳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練勘閱俱了。江洲刺史黃法氈爲檀越。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後不知所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善吉。於揚州至敬寺。爲陳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曼陀羅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並見隋世三寶錄。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第六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轡淮海。住揚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

名梁代。並義僧高邈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遊。遠化東鄙。會虜寇勅殄。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爲廣州刺史歐陽頴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於律儀所及。性無違越。諦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二十二大義。并疏五卷。勒於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太建三年。泰還建鄴。并賈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恆情。妙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閔爾無聞。會彭城沙門靜高。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拔千載。希斯正理。晝談恆講。夜請新宗。因循荏苒。乃經涼燠。泰振發玄門。明衷宏詣。覈其疑議。每臻玄極。皆隨機按旨。披釋無遺。事出嵩傳。泰博諮真諦。傳業嵩公。

知我者希。浮諺斯及。不測其終。智愷。俗姓曹氏。住楊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眞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少欠。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還廣州顯明寺。住本房中。請諦重講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惠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爲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欽諮詢。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恆燄。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復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隨朝露盡。唯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儼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卽光大二年也。葬於廣州西蔭寺南岡。自餘論文。眞諦續講。至惑品第三卷。因爾乖豫。便廢

法事。明年肇春三藏及化。諦有菩薩戒弟子曹毗者。愷之叔子。明敏深沈。雅有遠度。少攜至南中。受學攝論。諸承諸部皆著功勩。太建二年。毗請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履羣禱。服同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端學士並是名賓。禪定僧榮日嚴法侃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門智敷者。弱年聽延祚寺導緣二師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若論。又往希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洞涉精至研覈宗旨。必得本師臨聽。言無浮雜義得明暢者。方始離之。餘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爲廣州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頽。請宅安居。不獲專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講此論。敷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撥拾文疏。於堂聽受。及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准房中。率尼嚮敷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宏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無敢墜失。至三藏崩後。法侶凋散。末嗣將虧。太建九年。敷相續敷宏。最多聯類。同聽諦席。未有高者。太建

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弟子惠寄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避地歸陳。晚隨使劉璋至南海。獲涅槃論。數曾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求。便爲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三章玄義。後返豫章鶴嶺山。數又與璣法師隨從。因復爲說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餘文。寄因遘疾不任傳授。乃令數下都覓海潮法師。當窮論旨。以十四年至於建業。所尋不值。乃遇棲玄寺曉禪師。賜與曇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文兼論意而不整足。便還故寺。常講新文十三章義。近二十遍。開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焚燒州境及數寺房。文疏並燼。其年授數。令任廣循二州僧任。經停五載。廢闕法事。後解僧任。方於本州道場寺。偏講攝論十有餘遍。坐中達解二十五人。璣山瞰等並堪領匠。仁壽元年。遘疾終於本寺。數撰諦之翻譯歷。始末指訂。并卷部時節人世詳備。廣有成敍。道尼住本九江。尋宗訓旨。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下敕追入。旣達雍輦。開悟宏多。自是南中無復講主。雖云數說。蓋無取矣。

高僧傳二集卷第一終

校訛

前頁十一行

訓南
作諦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二本傳四人
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提黎耶舍傳一萬天懿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傳二僧說 法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門達摩笈多傳三侯君素 費長房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四行矩

那連提黎耶舍。此言尊稱。北天竺烏場國人。正音應云鄔茶。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刹帝利種。此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時先為分地主。因即號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備聞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

篇。聞諸宿老歎佛景迹。或云某國有鉢。某國有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卽起心願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旣滿五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禮。僅無遺逸。曾竹園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涉終無所成。爾日雖聞。情無領悟。晚來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窮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覩烏場國主。眞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儔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夜五更先禮三寶。香華伎樂竭誠供養。日出昇殿。方覽萬機。次到辰時。香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昃。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義。復與羣臣量議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燈燭。禮拜誦讀。各有恆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胤流此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遠投告。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於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

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突。對目不見。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路不通。返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距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恆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爲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敕送於寺。處以上房。爲建道場。供窮珍妙。別立厨庫。以表尊崇。又敕昭玄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萬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有志力。善梵書語。攻呪符術。由是故名。預參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願羣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誠爲如此也。耶

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呪。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爲統。所獲兵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咸將濟之。市鄽內所。多造義井。親自澆水。津給衆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美。又收養癘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爾。內撫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凋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屯負留難。更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璽書。請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敕昭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

利弗陀羅尼。具依修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爲外國僧主。存撫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誠爾門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過。言訖就枕。奄爾而化。時滿百歲。卽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必至百。亦合登仙。中壽果終。其言驗矣。登仙冥理。猶難測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起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耳高且長。輪垂成具。見人榮相未比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旣喪。哀驚道俗。紹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許卷。卽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也。並沙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五年冬。勘練俱了。並沙門彥琮製序。具見齊周隋三代經錄。尋耶舍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影靈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獸。無非奉敬。並預徵降。事旣廣周。未遑陳

敍。沙門彥琮爲之本傳。具流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此言滅喜。不遠五百由旬。來觀盛化。開皇二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總持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語。沙門法纂筆受。沙門彥琮製序。

闍那崛多。此言德志。北賢豆。

賢豆。本音因陀羅婆陀那。此云主處。謂天帝所護故也。賢豆之言。彼國之訛略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訛稱也。而彼國人。總言賢豆而已。約之以爲五方也。

犍陀囉國人也。此云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邏城。此云丈夫宮也。刹帝利種。姓金步。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爲貴姓。父名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垂清範。位居宰輔。燮理國政。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適在髻鬣便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第耶。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尚。此乃于闐之訛略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勝名。專修宴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云傳授。或云正行。卽所謂阿闍黎也。亦近國之訛略耳。名曰闍若那跋達囉。此云智賢。遍通三學。偏明律藏。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

誨積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尙存。便隨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爲法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山西足。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厭怛國。旣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屨多遂捨具戒。竭力供侍。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渴羅槃陀及于闐等國。屬遭夏雨寒雪。暫時停住。旣無弘演。棲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至鄯州。於時卽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逾猛厲。發蹤跋涉三載於茲。十人之中過半亡沒。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長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參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啓。卽蒙別敕。爲造四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旣非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梵文。卽十一面觀音。金仙

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恆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陳運。像教不弘。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敕。追入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闐黎智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尚。乃爲突厥所留。未久之閒。和尚遷化。隻影孤寄莫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廻至突厥。俄而齊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寶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卽興。暹等寶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敕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中詔曰。殷之五遷。悉民盡死。是則域吉凶之土。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

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苑池沼其號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敕追延。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卽與使乎同來入國。於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闕。尋敕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彌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爲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宣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之。爾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

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復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使支離。部裘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門僧就。合之爲六十卷。就少出家專竇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於詞旨愜當。未善精窮。比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爲國監寫藏經。更整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之應滿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崛多會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鎖鑰。轉讀則開。香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甚巖險。有深淨窟。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花聚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爲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

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無厭。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宗。遍學五明。兼閑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請。勤誦佛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爲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爲益極多。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卽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費長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乾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此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備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鄉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爲昭玄都。齊國旣平。佛法同毀。智因僧職。轉任俗官。册授洋

州洋州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卽來。有敕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寺沙門彥琮製序。見隋代經錄。

達摩笈多。此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國人也。刹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韃拏究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因花園以得名也。僧伽囉摩。此云衆園。舊云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第耶佛馱笈多。此云覺密。阿遮利夜。名奮拏達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爲普照。通大小乘經論。咸能誦說。行賓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爲分衛。人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爲禪那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恆入此觀以爲常業。笈多受具足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戶牖。後以普照師爲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

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攜。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鬪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爲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此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丹。震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人爲伴。仍留此國。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尙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商旅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佉羅國。波多又拏國。達摩悉鬚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往。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

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爲彼僧講念破論。有二千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爲講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閒論義之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聞行至烏耆國。在阿嚩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費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於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顧單行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卽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敕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實

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乃舊學頻遭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己。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疏。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敕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卽下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復恆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頽。郊壘煙構。梵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經至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卽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顯暢。見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於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僞鄭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

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彥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參傳譯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卽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爲善惡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法。以爲滅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檢察謂是妖異。其云。此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撲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太山崩。特以奏聞。乃敕內史侍郎李元操。就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琮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有寫而傳者。檢勘羣錄。並無正名及譯人時處。塔懺與衆經復異。不可依行。敕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敕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敘感應卽事。亟涉弘

演釋門者。白字君素。本相鄰人。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以多聞前古。爰引賓王。觀國程器終於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教。導達羣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陽劉馮。撰內外旁通比較數法一卷。馮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籌之用也。則兼該大術。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大千稱爲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擲之際於斯取失。故衆經算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參隸經誥。故卽而敘之。至開皇十五年。文皇下敕。令翻經諸僧撰衆經法式。時有沙門彥琮等。准

的前錄結而成之。一都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本預緇衣。周朝從廢。因俗博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卽預搜揚。敕召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下錄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敍。亟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眞僞難分。得在通行闕於甄異。錄成陳奏。下敕行之。所在流傳。最爲該富矣。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柏人人也。世號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於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巖嵒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劭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

初。年十有四。西入晉陽。且講且聽。雷爾道張汾朔。名布通儒。尙書敬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同爲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敕侍中高元海。扶琮昇座。接待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閱。右僕射楊休之。與文林館諸賢。交款情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玄籍。深會帝心。敕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纘道書。號無上祕要。於時預霑綸綍。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

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九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卽位講筵。四時相繼。長安道俗咸萃其塵。因卽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浴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卽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隋高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像。大生怪異。敕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敕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述。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賞。其年西域經至。卽敕翻譯。旣副生願。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蕃。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卽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雅爲稱首。又教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

新詠舊敍。恆令和之。又遣蕭愨諸葛穎等羣賢。迭往參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敍問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執玻璃椀授云。椀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敕召入京。後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萬盛弘三寶。每設大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爐。琮爲宣導。暢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靖顧。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時爲晉王。於京師曲池施營第林。造日嚴寺。降禮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賢明數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文頌爲先。中天師表。梵旨爲本。琮乃專尋葉典。日誦萬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椽伽攝論十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讀誦。每日闡閱。要周乃止。仁壽初年。敕令送舍利於并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隔內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

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
清朗。便下舍利瘞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閒。仁壽末年。又奉敕送舍
利於復州方樂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頽滅。纔有餘址。
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忽覺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
如黍米。光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
深七尺。又獲塼藏。銅銀諸合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跡似有舍利。尋
覓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未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竟陵
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爲玉。五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
衆色像。引石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
同羣了無顧眄。逐去還來。首尾十日。恆在與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卽鳴叫飛
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繞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鼈。並舉
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爲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閒自然涌

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收雲並盡。惟餘塔上團圓如蓋。五色閒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爲別記。藏諸祕閣。仁壽二年。下敕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爲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僞。隨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敕。令撰西域傳。素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舉。故京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敕又令琮翻隋爲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京輦推尙。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釋論等。並爲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敍。敍故累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爲時主見知如此。因卽下敕。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敕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敍目錄。以

次漸翻。乃撰爲五卷。分爲七例。所謂經律贊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敕又令裴矩共琮修續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於經首。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於館。春秋五十有四。卽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柏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臥。如此再三。乃廻身引頸向門視日。齋時已至。吾其終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像。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續屬之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恪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風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敕附文館。屢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講誦相沿初未休舍。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爲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

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敕琮錄出。賜諸道俗永爲警誡。自爾專思罪累。屏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遍用爲常業。然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羣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辭曰。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尙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送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

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詮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閑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唯真聖之苗。根旣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卽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僞。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爲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之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尠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恆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

何因不學。又且發蒙草創。服膺章簡。同鸚鵡之言。放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爲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丘志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謨。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匹於此域固不爲難難尙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慚諮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儔。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閻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恆淨。心鏡彌朗。藉此聞思永爲種性。安之所述大啓玄門。其閒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謙世高。審得故本。難繼者也。羅叉支越。斷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關質。斷巧由文。舊以爲鑿今固非審。握管之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參聖。慧解深

發功業弘啓。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尠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眞宗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尙於談說。爭壞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從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鬻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鬻。安禪本合掌之名。例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眞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參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嫌煩。昔日仰對尊顏。瞻尙不等。親承妙吼。聽猶有別。諍論起迷。豫晒涅槃之記。部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閒之道。比丘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誠。水鷓之頌。俄舛昔經。一聖

纒亡法門卽滅。千年已遠。人心轉僞。旣乏瀉水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尙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慙慙於三復。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澁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林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鑿之徒。不迴隆於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於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普

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強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卽依真僞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心。非關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錘。未該穹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閒。利根迴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卽令懸解。定知難會。經旨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尙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弘要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剪鬚。苦違俗訓。持衣捧鉢。頓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爲主。羞討佛字之源。紹釋爲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覩經業。弗興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尙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

製書論。不敝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弘瞻。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爲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真。孔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令知內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超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卽琮兄子。爲立行記。流之於世。矩少隨琮學。諮訓葉經。東西兩館。並參翻譯。爲性頗屬文翰。通覽墳索。夙爲在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敕追入。旣達京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柩趙州。所譯衆經。具存餘錄。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三

三本傳
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一

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蹟傳二

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此言作明知識。或一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種。姓刹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又大乘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薄通戒網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循不捨經十二年。末復南遊摩伽陀國那蘭陀寺。值戒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兼明小教。又誦一洛又偈小乘諸論。波頗識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內外研

精大小。傳燈教授同侶所推。承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等。學功樹勳深達義網。今見領徒本國匡化。爲彼王臣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滯一方。六月一移。任緣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勸。曾未浹旬。特爲戎主深所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於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留戀不許。王卽奏聞。下敕徵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其年十二月達京。敕住興善寺。釋門英達莫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繼披解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頻慰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尙翻傳。下詔所司。搜揚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

沙門玄暮等譯語。沙門慧曠慧淨慧明法琳等綴文。又敕上柱國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參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瑋。總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敕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敕太子庶子李伯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傳法。情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己。有人云。頗僥倖時譽取馳於後。故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弘通者。時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羣妙通機會。對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震上古。昔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識者僉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爲太子染患衆治無效。下敕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問承對不虧帝旨。疾旣漸降。辭出本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并及時服十具。頗誓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葱河來歸震旦。

經途所亘四萬有餘。躬贊梵本望並翻盡。不言英彥有墜綸言。本志頽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自知不救。分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敕特聽。尋爾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十人。輦屍坐送至於山所。闍維既了。沙門玄暮收拾餘骸。爲之起塔於勝光寺。在乘師塔東。卽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有識同嗟法輪輟軫。四年之譯。三表獻功。掩抑慧燈望照惑累。用茲弘道未敢有聞。旣而人喪法崩歸憊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悲夫。釋慧蹟。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家。隱體其精爽異倫。卽度爲沙彌。講授之暇誨以幽奧。蹟領牒玄理會不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荆楚秀望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聽三論。皆剖析新奇。抗擬標會。開皇中年住江陵寺。大興法席。羣師雲起。道俗以蹟嘉績夙成。咸欲觀其器略。共請爲法主。顧惟披導有旨。因而踐焉。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義高常伯。論難相繼。辯荅泠然。少長莫不緘心。頌聲載路。荆

州刺史宜龍公元壽。聞其幼譽驚挺。親駕謁焉。素倍前聞。大相褒賞。以事奏聞云。希世卓秀者也。登卽有詔。令本州備禮所在供送。既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梨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侶。敦悅玄儒。才藻屢揚。汲引無竭。預有衣冠士族。皆來展造門庭。莫不讚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也。末厭斯煩梗。思濟清神。乃從應禪師。稟資心學。掩關兩載。情蹈諸門。遂語默於賢聖之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事淪亡。道闕當年。情欣棲靜。以大業末歲。移卜終南之高冠嶺。因巖構室。疎素形心。會唐運勃興。蒼生攸濟。蹟不滯物。我來從帝城。講誨暫揚。傾都請道。武德年內。釋侶云繁。屢建法筵。皆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王公卿士。并從盛集。沙門吉藏。爰暨論宗。聲辯天臨。貴賤傾目。蹟纔施銳責。言清理詣。思動幾神。驚越四部。駭心百辟。藏顧而歎曰。非惟論辯難繼。抑亦銀鉤罕蹤。今上在蕃。親觀論府。深相結納。擬爲師友。六使來召。令赴別第。蹟以生名殺身之累。由來有人。退讓餘詞。一不聞命。及貞

觀開譯。詔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兼又統詳論旨。乃任爲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敕賜帛百疋衣服一具。曠又著論序曰。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
百偈。借燈爲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
邊也。然則燈本無心智也。亡照法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夫
尋詮滯旨。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閒。造次有無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亡根者。
豈欲爾哉。蓋有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構分別之因。招虛妄之果。惑累熏其內
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使慢聳崇山。見深滄海。悲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而快
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諍陳異論。或將邪亂正。或
以僞齊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翫石。棄寶負薪。觀畫怖
龍。尋迹怯象。愛好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呵嗜慾而發心。閱深
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然法炬於閻浮。且其地越初依。功超伏位。既窮一
實。且究二能。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物。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羣

迷故作斯論。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鈍根。多生怯退。有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將。體道居衷。遐覽眞言。爲其釋論。開祕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師資互顯。至如自乘異執。鬱起千端。外道殊計。紛然萬緒。驢乘競馳於駕駟。螢火爭耀於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玉石旣分。玄黃亦判。西域染翰。乃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爲精詣。若含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減之。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侔於造化。崇本息末。無爲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以爲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億象所負。闕者猶多。希聞未聞。勞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蜜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羣詮。喪我怡神。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爲懷。故能附杖傳身。舉烟命伴。冒冰霜而越葱嶺。犯風熱而度沙河。時積五年。途經四萬。以大唐貞觀元年。頂戴梵文。至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摩騰。遠勞蕃使。詎若方茲。感應道契。冥符家國。休禪德人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敕住興善勝光。卽傳新經之始。仍召義學沙門及王公宰輔。對翻此

論。研覈幽旨。去華存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則究其是非。文雖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在諏菁。檢勘云畢。其爲論也。觀明中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乖空。然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爲鑑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本迷則車不爲用。斯論破申。其猶此矣。雖復斥內遮外。盡妄窮眞。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心神之砥礪。越溟險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霆。照幽塗之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大同。賓頭盧伽爲之注解。晦其部執。學者昧焉。此論既興。可爲龜鏡。庶明達君子。詳而味之。序成未卽聞上。帝敕祕書監虞世南作序。見蹟之所製。歎嗟無以加焉。因奏聞上。仍以序列於卷首。所在傳寫。緘於經藏。以貞觀十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七。葬於京郊之東。列隧立碑。頌其芳德。太常博士褚亮爲文。自蹟之知道。倫等崇其辯機。時俗以擬慧乘。固爲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講華嚴大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皆詮釋章

部決滯有聞。又誦涅槃法華。竟文淳美。時爲衆述。清嘽動神。又抽減什物。用寫藏經。尋閱纔止。便修虔奉。又善導達衆首。舒暢物情。爲諸文雄之所稱敘。特明古迹。偏曉書畫。京華士子。屢陳眞僞。皆資其口。實定其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流。草隸筆功。名流臺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處其中。公卿執紙請書。填赴。蹟隨紙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雄態。綺華豐富。故在所流著。耽玩極多。懸諸屏障。或銘座右。詠集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眞定人也。家世儒宗。鄉邦稱美。淨卽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生知天挺雅懷。篤什。風知標峻。器宇冲邈。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家。志業宏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詞義。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究幽微。每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彩孤拔。見聞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文義精通。根業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

之末來儀帝城。屢折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於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諭。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履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道先爲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績。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卽令僧居先座。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卽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屣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尾而無頭。令有靦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爲體一故混。爲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列。請爲稽疑。於是通遂茫然。忸怩無對。淨曰。先生既能開關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

得事如桃李更生荆棘。仍顧令曰。明府既爲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赧然。爾後頗有援救。皆應機偃仆。罔非覆軌。自爾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卻掃閑室總略舊宗。續述雜心玄文。爲三十卷。包括羣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參沈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理。爲之文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明時。屬賓正宗傳芳季緒。學士潁川庾初孫。請註金剛般若。乃爲釋文學義。鬱爲盛作。窮真俗之教源。盡大乘之祕要。遐邇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恆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爲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通以徇無涯。躡駁而趨捷徑。不同日而言也。潁川庾初孫。早宏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

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林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斫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數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氷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辭峯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闡。藉甚當世。相此玄宗鬱爲稱首。歲維闕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其大小。鳴劒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眞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爲三府官僚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逸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無

以挫其銳者。卽令對論。淨曰。今在英雄之側。廁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爲高論。雖然。敢藉斂秋霜之感。布春雨之澤。使慧淨諸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爲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爲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旣至。將事傳譯。下敕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旣成。并續文疏爲三十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而歎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以致斯言之極哉。甚爲異域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畢集。時以爲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皆稱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秦世英。道門之秀。纔伸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是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頤。貴識同美。爾後專當法匠結衆敷弘。標放明穆聲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爲法友。

義結俗兄。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爲法。又撰法華經續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溫室孟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續。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洽聞。於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淨之功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關外則言無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爲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讚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爲心忘已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參請填委。皆應變接敘。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留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曰。鷲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會羣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度引疎鐘。靜言澄義海。發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麗日啓時雍。高才揆雅什。顧已濫朋從。因茲仰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英才言聚。賦得昇天行。詩曰。馭風過閬苑。控鶴下瀛洲。欲採三芝秀。先從千仞遊。鴛鳳吟虛管。

乘槎頽淺流。汎齡一已駐。方驗大椿秋。又和盧贊府遊紀國道場詩曰。日光通漢室。星彩晦周朝。法城從此構。香閣本苕蕘。珠盤仰承露。剎鳳俯摩霄。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才暫騁目。雲藻遂飄颻。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鑣。又於冬日普光寺臥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臥痾苦留滯。關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絃。迴飄洛神賦。皎映齊紈篇。縈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徒賞豐年瑞。沈憂終自憐。於是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繫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爲詩序云。由斯聲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製。請摘瑕累。淨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銳者。撰詩英華。一裘十卷。識者懷鉛採其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跋。爲之序曰。釋教之爲義也大矣哉。智識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弘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卽其人矣。法師淳和

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心幾外朗。髫年對日。卯歲參玄。擢本森稍。干雲階
乎尺木。長瀾淼漫。浴日導乎蒙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閔川而軫慮。睠定
水以怡神。慨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渙矣冰消。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
發軔東夏。杖錫西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服高義而景
從。明鏡屢照而不疲。鴻鐘待扣而斯應。窮涯盈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
僧徒之領袖者也。余昔遊京輦。得伸景慕。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
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眞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
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數演之暇。商摧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窗之
詠。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摛微雨。逮乎顏謝揆藻。任沈
適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鬱爲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
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閒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韞茲英略。
龕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

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邁軸之士風趣。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爲盛。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旣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貿。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因請法師暫廻清鑒。採撫詞什耘翦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刪詩未爲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潁川庾初孫。學該墳素。行齊顏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羣言。與法師周旋情踰膠漆。覩斯盛事咸共贊成。生也有涯。庾侯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文久爲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謠。同管絃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自爾國家盛集必預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心羣官攸敬。皇儲久餐德素。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高宗下令遣與抗論。

晃卽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遠開近。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旣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爲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唇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體聾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蠅言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構斯。淨啓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旣以難破我。卽是不平。何謂平等。佛謂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

若得平卽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於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旣譏說。眞爲道黨。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踊。令曰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故淨之樞機。三教發悟。一斯類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擣四坐驚懾。蔡晃等旣是道門鋒領。屢逢挫拉心聲俱靡。皇儲目矚。淨之神銳難加也。乃請爲普光寺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爲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乃委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奉恩令。以慧淨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罔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因搆沈痾。暨犬馬齒隆衰弊日甚。賴全生納養。僅時敷說。磨鈍策蹇濫被吹噓。至於提頓綱維由來未悟整齊僧衆素所不閑。恩遣曳此庸衰。總彼殷務。竊悲魚鹿異處。失燥濕之宜。方圓改質。乖任物之性。旣情不逮事。實迫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啓處。然恩旨隆渥

罔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令答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復之後。自覺欣然。竊聞如來。雖迹起人間。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爾無爲。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行處滅。但爲衆生煩惱漂沒愛河。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爲於此。若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灑甘靈於禪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船雖沒。遺教猶存。卽是如來法身。無有異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彌勒文殊。親承音旨。近則圖澄羅什。發明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蓋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飛纓東序。鳴玉上庠。故得垂裕。後昆傳芳。猶子。嘗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空。典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善提。落彼兩髦。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般若。天親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談。皆剖判胸懷。激揚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精義入神。隨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碧雞譽於漢臣。白馬稱

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爲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堪。且普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珍怪。昔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怍。但慧淨學慚照雪。解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茲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象。調諧金石。加以恩兼道俗。澤總存亡。獎進高深。譬超山海。循環百遍。悲喜交懷。徒知銘感。豈陳螢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慚。謹以狀聞。月增怵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年所。而難陀迦葉。馬鳴龍樹。旣同瓶瀉。有若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則高騁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中。理窟法門。玄宗祕藏。非天下之至曠。孰能

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羣生。故普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遊。朝廷之賓摠衣趨座。義筵濟濟法侶誥誥。實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叢楹疊榭寶塔華臺。洪鐘扣而弗誼。清梵唱而逾靜。若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威蕤神變睥。以今方古闡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罕值其人。積日搜揚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自性清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徹非適今也。至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挺自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之談。要其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滌除玄覽。老氏之至言。潔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事。法師比者遂巡靜退不肯降重。殷勤苦請方始剋從。但菩薩之家體尙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合寺諸師共弘此意。其迎請之禮任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

廣開義理。淨以寮案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未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萃門筵。故能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辛謂。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撰。預有殺青。謂必裂之於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敬酬東宮辛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爻輅理跨連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映雲霞而比爛。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章沖乎探蹟。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敢述朝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矣哉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爲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以爲道。淺智不謗。不足以爲深。仰度高明。固無笑謗矣。但其言淺落理涉嫌疑。今

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問同荅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荅殊。此例旣昇。彼並自沒。如其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旣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荅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廷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別。卽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謔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刻。荅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

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鬱乎宗也。談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荅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一一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至若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數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矣。於是廊廟貴達。咸仰高風。人藏一本。絨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爲言先。辛侯由茲頂戴。頓祛邪網。希里榮勝。望日披雲。各撤金帛。樹興來福。沙門法琳。包括經史。摛揆昔聞。承破邪疑。乃致書曰。近覽所報。辛中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殫辯囿。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渙渙

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爲。齊應之功弘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覲容。乃理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像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既出。無用燭火之光。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剋。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眞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情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鳧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眞會俗。豈不然歟。詳中舍天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慚於喪偶。顏生有媿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顛沛之一致。楚旣得之。齊亦未爲失也。法師博物不羣智思無限。當今獨步卽

日梁棟。既爲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
籥。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雋。既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
之鱗。支遁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
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偶
觀名作。實遣繁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蘊畜懷袖之中。不
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其所著述賦詞。爲諸道賢稱美如此。及貞
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類。下詔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六十
有八。聲聞轉高。心疾時動。或停法雨。暫有登臨。雲屯學館。義侶則輟其冠
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彩則揭其精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爽。足引懦
夫。牆宇崇深。彌開廉士。斯並自敍而卽筆。故不盡其纖隱云也。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四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四

本傳
二人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師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禡。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今爲洛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惠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纓而退。卽大業年。識者以爲剋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卽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聯班羣伍。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罹窮酷。攜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恆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時流。口誦目緣略無閒缺。覩諸沙彌劇談掉戲。奘曰。經不云乎。夫

出家者爲無爲法。豈復恆爲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尙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恆聽受昏明思擇。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友參榮。大衆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年十五與兄住淨土寺。由是專門受業。聲望逾遠。大業餘曆兵饑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卽而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棟心玄義。莫不鑿窮巖穴。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逾數十。皆蘊結胸府聞持自然。至於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相與稱讚逸口傳聲。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世號難加。人推精覈。皆師承宗據隅奧明銓。昔來攝論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講次誦持

率多昏漠。而樊初聞記錄片無差舛。登座敍引曾不再緣。須便爲述。狀逾宿構。如斯甚衆不可殫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涌注無窮。時曰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晚與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遠義重疏通。鑽仰一方未成探賾。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數化振綱趙邦。憤發內心將捐巴蜀。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願勤勤每勸勉之。而正意已行誓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閒行江峽。經途所及。荆揚等州。訪逮道鄰莫知歸詣。便北達深所。委參勇鎧。素襲嘉問縱洽無遺。終始十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高邈。行解相當。夸罩古今。獨據鄴中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禮。事等法朋。偏爲獨講雜心攝論。指摘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數。休又驚異絕歎。撫掌而嗟曰。希世若人。爾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弘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城來儀羣學。

乃又從焉。創迹京都詮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最。經綸教悟。其徒如林。契乃一舉十問。皆陳幽奧。坐中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流。擅聲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連坐。吾之徒也。但爲俱舍一論。昔所未聞。因爾服膺曉夕。諮請。岳審其殷至。慧悟霞明。樂說不窮。任其索隱。覃思研探。晬周究竟。沙門玄會。匠剖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諮質遲疑。渙然祛滯。僕射宋公蕭瑀。敬其脫穎。奏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棲物表。乃又惟曰。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蘊胸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覲成言。用通神解。一覲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爲通引。頓迹京輦。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傳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徑往姑臧。漸至燉

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初契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士庶盛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麴文泰。得信佛經。復承契告將遊西鄙。恆置郵駟。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夕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契苦辛備言意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弘。王命爲弟。母命爲子。殊禮厚供日時恆致。乃爲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留。契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爲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果心東返。願重垂誠誥。遂與契手傳香信。誓爲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敕殿中侍郎。賫綾帛五百疋書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重遣契開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恆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

但有名僧勝地。必令焚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參候。供給頓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疏。具諸圖傳。其鐵門也卽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號焉。見漢門扉一豎一臥。外鐵裹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實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溫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二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卽經所謂博叉河也。其境自分爲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時濕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爲勝。冬處山中用遮寒厲。故有兩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斗許。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難瞻觀。奘爲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兩城。建塔表靈。卽爰初道成。獻髮長者之本邑。

髮爪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梵衍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臥佛長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人目。見者稱歎。又有佛齒舍利。劫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長三寸許。并商那和修鉢。及九條衣絳色猶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僧有六千。多大乘學。其王歲造銀像高丈八。延請遐邇廣樹名壇。國有如來爲菩薩時。齒長可寸餘。又有其髮。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北民襍胡戎。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爲邊國蜜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東七百至濫波國。卽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卽天竺之正名。猶身毒賢豆之訛號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九萬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爲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雪山那伽羅曷國。卽布髮掩泥之故地。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尋討本事。乃在賢劫已前。蓮華定光名殊。三佛旣非同劫。類被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爲虛。佛非妄語。

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存。不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窠堵波。卽靈塔之正名。猶偷婆斗數婆之訛號耳。阿育王者。此號無憂。恨不親佛。興諸感戀。繼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爲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踏迹衆相。皆豎標記。並如前也。

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盤。佛眼圓精狀如奈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爲環。紫檀爲筭。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固守之務如傳國寶。此近突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未在兵威。契奉觀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卽以和香抑其頂骨。覩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獸王終爲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還

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一金錢。取其相者酬七金錢。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既非僧掌固守彌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突被王命觀覩具周。旁國諸僧承斯榮望。同來禮謁。又東山行至建馱邏國。佛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素有鉢蘭。衆事莊嚴。昔如來鉢經於此廟。乃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膩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之災。今正營構。卽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費大旛長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腳纒及地。卽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睽奉二親。檀特名山達拏本迹。仙爲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爲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卽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輪五千餘里。果實充備。爲諸國重。傳云卽昔輪王之苑囿也。僧有萬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忍仙佛躡半偈避讎。析骨書經割肉

代。鴿。蛇藥護命。血飲夜叉。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減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卽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卽古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卽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咀。又始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抉日之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彌羅國。卽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是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藏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窄。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名僧勝。契就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愍遠至。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統山諸國。形禮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

以住居山谷風雜諸邊。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及千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萬餘里。兩河分注卉木繁榮。於時徒伴二十餘人。行大林中。遇賊劫掠纒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那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胄論師。學衆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蜜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免羅國。最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耆多。唐言近護。卽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彌猴墮阇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於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根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中所高者自在爲多。有

一大寺。五百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萬。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卽佛爲母。忉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倣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爲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其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十許步。高於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闐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菟伽河。卽恆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敬。僧徒盈萬。多諸聖跡。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髮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契於此國。學佛使日。胄一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於三月。王號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諡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初登。卽先薦號。以滅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爲小國也。先有室商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阮之。餘者並充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菩提阮。立大誓曰。

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萌
阬中上踊。遂迴兵馬往商佉所。威福力故當卽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由來。
還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並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
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帑藏。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爲常。有犯王法乃至
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者懲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伴
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二千餘里經於四國。順菟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
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契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契壇中。初便生
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
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
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
專心爲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
刃禮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憍僨彌。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六

十尺。中有檀像。卽昔優闡大王造之。置在天之景也。其側龍窟聖迹多矣。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卽舍衛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才有故基。斯匿治宮須達故宅。址墟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卽祇陀園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今寺頽滅尙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塹室一區。中安如來爲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外道陰謗殺姪女處。佛異論處。身子拈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院。卽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阮極深邃臨望無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伐窣堵國。卽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棲住。故宮輒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存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卽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尙素王爲聖。將定年

算。前達尙迷。況復歷有三代。述時紀號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爲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至極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琉璃所誅諸釋。既是聖者。後人爲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琉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爲法種誓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旣被放斥。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競宗樹之。今烏仗梵衍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卽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尙存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亦感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里。方至拘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情失守。崩踊躡地。頃之顧眄。但見荒城墮地。純陀宅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卽娑羅大林。周帀輪徑三十餘里。中央高竦。卽涅槃地。有一輒室。臥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

至今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卽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尙黃黑狀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有阬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雉鹿諸塔。並具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痾斯國。卽常所謂波羅奈也。城臨菟伽。外道殷盛。乃出萬計。天寺百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波羅奈河之西。塔柱双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覩者興敬。度河十里卽鹿野寺也。周閭重閣望若仙宮。僧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卽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浣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伏舍釐。卽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爲名地。其中說淨名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

果處。姨母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後。代各建勝塔標示。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千兼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彌勒下生。用爲首飾。或有利其寶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燄。都不可近。今則流深叵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燄便涌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卽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爲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迴遭致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菟河。達摩揭陀國。卽摩竭提之正號也。其國所居。是爲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憂卽頻毗婆羅之曾孫也。王卽戒日之女婿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菟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卽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新至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

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卽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廻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卽道成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壘甃爲之。輪廻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皆甃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眞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契初到此。不覺悶絕。良久蘇醒。歷覩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眞容。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爲契開釋瑜伽師地。爾

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瓔珞。不見光彩。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衆。所放光明照燭天地。於時衆鬧但得遙禮。雖目覩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對曰。既覩靈瑞。心無疑耶。契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既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契曰。相狀略同。而扶疎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吒播陀山。卽經所謂雞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雞足。因取號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卽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契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契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爲梯相連而上。達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

陀伐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爲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卽頻毗娑羅修觀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卽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爲其外郭。上如埤堦皆甃爲之。西通小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內諸古迹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姑栗陀羅矩吒山。卽經所謂耆闍崛山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高顯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北門強一里許。卽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東戶甃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卽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卽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姑利呬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

稱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無厭也。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圍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甄壘。其最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甄壘。高五丈許。中間水繞極深池壑。備有花畜。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寺爲施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卽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又有鑰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奘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隨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瞻。奘歷諸國風聲久遠。將造其

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卽目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擎輿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衆相慰問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卽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衆所仰重。故號正法藏。博聞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卽昔室商佉王所阬之者。爲賊擎出潛淪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焚禮讚訖。並命令坐。問從何來。荅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說以舊事。賢曰。和尚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今損。正法藏問。在路幾時。樊曰。出三年矣。旣與夢同。悲喜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員置十人。由來闕一。以樊風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米一升。檳榔豆蔻龍腦香乳酥蜜等。淨人四。婆羅一。

行乘象輿三十人從。大人米者秬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卽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爲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然於瑜伽偏所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爲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參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卽可還也。便爲裝行調。付給經論。奘曰。敢聞命矣。意欲遍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千里至三摩呬吒國。濱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卽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

踐。又從西行將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茶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燄暉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卽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僧徒萬許。其土寬廣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卽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浚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縛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卽瞻部最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十許市。南

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卽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歎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參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利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邑。奘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下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奘意方決嚴具東還。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饑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

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奘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瓊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書與那爛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在所。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奘爲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爲人物因。旨理沉密最難徵覈。如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拘決。彼土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衆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永爲皂隸。諸僧同疑。恐有敝負默不陳對。奘停既久究達論道。告衆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俱喪溘然潛伏。預是釋門一時騰踊。彼既屈已請依先約。奘曰。我法弘慈不在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荼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荼所立

義不。曰彼義會聞。特解其趣。卽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纖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勅寇也。何敵當之。

高僧傳二集卷第四

高僧傳二集卷第五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之餘

唐釋道宣撰

奘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住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其部衆乃有數萬。佛法雖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王。歎奘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歎。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於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辯纒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奘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聞其途路。兩月應達。於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

之。其大乘天者。卽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卽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象軍一萬方船三萬。與奘泝苑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衆。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嗚足盡敬。散花設頌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爲不來。荅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王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奘曰。卽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正。恩霑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爲物主也。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願謂門師曰。日光旣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敕普告天下。總集沙門婆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月方到。爾時四方翕集。乃有萬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奘昇座。

卽標舉論宗命衆徵覈。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氈衣一百具。仍令大臣。執焚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於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敕所部。遞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萬。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焚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斛許。戒日又敕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門。象爲國寶。今旣見惠。信之極矣。因卽納象而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其上。狀如重堵相似空行。雖逢奔逸而安穩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侍。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萬。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最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

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蔓延高遠。約略爲言。瞻部一洲山叢斯地。何以知耶。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嵐峩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臯衍。卽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爾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禹貢。河出積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斷可知矣。樊引從前後。自勒行衆沿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覩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胡。總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入葱嶺。嶺據瞻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鍛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氷嚴崖隄。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人云。葱嶺停雪。卽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非。雪山乃居葱嶺已南。東西亘海。南望平野。北達叢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閒。東西千六百

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芻河。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繞蓋亦隨轉。豈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千里達商彌國。東至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無人住。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蔥嶺內。瞻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芻河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徙多河合。自此以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兩海。故知高也。池出大鳥卵如斗許。案條支國大卵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百至竭盤陀國。北背徙多河。卽經所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於地中。涌於積石。爲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互近諸僧年別爲鬢。又東千餘方出葱嶺。至烏鍛國。城臨徙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瞑目而坐。形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於山內。契至斯國。與象別行先度雪河。象晚方

至。水漸汎漲。不悉山道。尋嶺直下。牙衝岸樹。象性凶獷。反拔却頓。因卽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險。將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竦勒。乃至沮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奘爲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來常鎮十部大經。各十萬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門封掩。初奘旣度葱嶺。先遣侍人。費表陳露達國化也。下敕流問。令早相見。行達于遁。以象致死。所費經像。交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敕。令于遁王。給其鞍乘。旣奉嚴敕。駝馬相運。至於沙州。又蒙別敕。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爾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屆於京郊之西。道俗相趨。屯赴闐闔。數十萬衆。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諠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不得

旋。於時駕幸洛陽。瑒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於日北。團圓如蓋。紅白相映。當於像上顯發輪光。既非繞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晡。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瑒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別敕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敘真俗。無爽帝旨。從卯至酉不覺時延。迄於閉鼓。上卽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旦將發。下敕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敕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瑒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物爲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國。爲日久矣。但阻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常傳。瞻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卽因爲言。瑒旣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

僧。各遣中使賫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樊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二人。送經初至。下敕普請京城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之間。樊信又至。乃敕且停。待到方譯。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敕。令樊速至。但爲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深沃。虛想。卽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具瞻。詞理通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樊曰。昔者二秦之譯。門徒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懷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以偏能。妄參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帝曰。自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既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潤等。以爲證義。沙門行友玄蹟等。以爲綴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

沙門玄應。以定字僞。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樊公於論重加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曠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紕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樊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卽可披翫。尙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於文句鉤鎖。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複。故使綴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銓本勒成。祕書繕寫。於時駕返西京。樊乃表上。并請序題。尋降手敕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

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敢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域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敕二十餘人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敕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淪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奘。乃爲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敕。令翻老子五千文爲梵言。以遺西域。奘乃召諸黃巾。述其玄奧。領疊詞旨。方爲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競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道經。奘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覈言跡。本出無從。晃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於三論。晃所師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爲怪。佛言似道。何爽綸言。奘曰。佛教初開。深文尙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爲聯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方。至如此土賢明。何晏王弼。周顛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乃推

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爲翻之。樊曰。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辭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媿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樊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樊曰。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滯。致淪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爲笑林。遂不譯之。樊以弘讚之極。勿尙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爲重。又重表曰。伏奉墨敕。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樊業尙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樊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

絕地。亦流潤於巖涯。雲和廣樂。不祕響於聾昧。金壁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鶩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表奏之日。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五年幸玉華宮。追笑至。問翻何經論。荅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荅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袞荆揚等九大州。笑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其詞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鑒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

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

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閒失地。驚
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以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
鹿苑鶯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
五律之教。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
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
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塗。朗愛水之昏波。
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
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
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
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
與乾坤而永大。百寮稱慶。焚表謝曰。竊聞六爻深蹟。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

名。未涉眞如之境。猶且遠徵義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恆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峴山。經途萬里。怙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鸞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慧雲之濡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表奏之日。尋下敕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敕云。朕往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污經文。具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唯益眞慚。

自爾朝宰英達咸申擊讚釋宗弘盛。氣接成陰。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聖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詣法之玄業。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祕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邃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高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

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髻鬣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棲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恆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恆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一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隆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自此常參內禁。扣問沈隱。翻譯相續不爽法機。敕賜雲納一領。妙絕古今。又敕天下。寺度五人維持聖種。皆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弘法院。鎮恆在彼。初於曲池爲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奘令住。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子一十五人。弘

福舊處仍給十人。今上嗣錄素所珍敬。追入優問禮殊恆秩。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敕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問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爲皇太子於慈恩設大齋。朝衆總至。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契曰。公此之問。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憑朝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嵩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觀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環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爲致言。則不朽之迹。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旦遣給事宣敕云。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敕。慈恩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等。有不安穩。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許。剋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又敕王公已下太

常九卿。及兩縣妓樂。車從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北之南二十餘里。充似衢街。光俗興法無與儔焉。又賜山水納。妙勝前者。并以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毗婆沙等論。柴少離桑梓。白首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見。訪以墳壟。旋殯未遷。便卜勝地。施塋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緱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卽柴之生地也。不遠有少林寺。卽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棲託爲國翻譯。蒙手敕云。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實所欽尙。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障。豈識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陳請。卽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卽代。遂因寢言。顯慶

三年下敕。爲皇太子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萬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敕令住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託靜不爽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統總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閒又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製經序。於蓬萊宮通事舍人馮義宣敕許之。契生常以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勵。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覩史多天見彌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禮懺。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曰。年未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禮懺辭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契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死狗。契旣死已。

近宮寺山靜處藏之。因既臥疾。開目閉目。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門人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令傍人稱田。南謨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脛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午。弟子問曰。和尚定生彌勒前不。荅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絕神逝。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敕。葬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遏人神。四俗以之悲涼。七衆惜其沈沒。乃葬於白花原四十里中。皂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若然白塔近燭帝城。尋下別敕。令改葬於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瘞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以闇味溘露斯席。與之對晤屢

展炎涼。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詔。行藏適時。吐味幽奇辯開疑議。實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且其發蒙入法。特異常倫。聽覽經論用爲恆任。旣周行東夏挹酌諸師。披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倒林藪更新學府。遂能不遠數萬。諮求勝法。誓捨形命必會爲期。發趾張掖途次龍沙。中途艱險身心僅絕。旣達高昌倍光來價。傳國祖送備閱靈儀。路出鐵門石門。躬乘沙嶺雪嶺。歷天險而志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彌厲勇。兼以歸稟正教。師承戒賢。理逐言揚義非再授。廣開異論包藏胸臆。致使梵侶傾心不遺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契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互舉。又西華餘論深尙聲明。則契乃卑心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異蹤。三循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厭寺三千學僧。皆號智囊護持城壘。及觀其唇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讚歎。斯何人也。隨其遊歷。塞外海東百三十國。道

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惟遠。獻奉歲至歲焚之功。若非天挺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于道邃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筌。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焚矣。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遲暮。足得出之。無常奄及。惜哉。

那提三藏。此言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伐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爲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詰訓。大夏名爲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汎愛。好奇尙。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曾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棧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此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脂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瞻洲稱最。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敕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

蔚。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敕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費諸經。並爲焚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爲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自採取。下敕聽往。返迹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契。碩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圍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歎。代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道遠至。投俾北冥既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崎嶇數萬。頻歷瘴氣。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嗚呼惜哉。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得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惑遣道清。有由奇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信賢明。憲章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變植既圓稍工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夏之鄉。鳥跡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逐囀鋪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彥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敍。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厥斯以降輕扇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由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競。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殷鑒深有其由。羣籍所傳滅法故也。卽事可委。況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徙轍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於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

厝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覆疎。還遵舊緒。梵僧執葉相等情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唯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墜風猷。古哲今賢。德殊恒律。豈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旣在皇唐。綺飾訛雜。實鍾季葉。不思本實。妄接詞鋒。競撥芻蕘。鄭聲難偃。原夫大覺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安得凡懷虛參聖慮。用爲標撰。誠非立言。雖復樂說不窮。隨類各解。理開情外。詞逸寰中。固當斧藻標奇。文高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恆致。近者晉宋。顏謝之文。世尙企而無比。況乖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其中蕪亂。安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讖。世號通人。後秦童壽。時稱僧傑。善披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骨流便。弘衍於世。不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聯輝絕蹤。將非面奉華胥。親承詁訓。得使聲流千載。故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瓶寫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紹虧受誦。足定澆淳。世有樊公。獨

高聯類。往還震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唐朝後譯不屑古人。執本陳勘頻開前失。既闕今乖未遑釐正。輒略陳此夫復何言。

高僧傳二集卷第五

高僧傳二集卷第六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人附見一十九人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達 惠命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明 法亮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遠 僧遠

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吳郡虎丘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 法度 惠梵 惠朗

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智果 僧淑

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八 道超

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惠朗
法生

惠略
惠武

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泰
慧襄

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申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遠。彌歷年祀。規空晝有。日夜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淑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得成儒。素以不答。曰。蓋是平生鄙好。何論得失。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敕請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迥阻。有礙北歸。因爾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法師。弘宣講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當斯之盛。無與友者。兼又淳厚仁惠。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人世。以天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

有道達惠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聞喜人。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道潤江漢。永明中爲南兗州僧正。在職廉潔雅有治才。罷任之日唯有紙故五束。惠命廣陵人。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弱年從志歛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溫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曇擅業。元徽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閑澹不妄交游。宋季澆薄體裁無准。物競目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人。及齊氏開泰禮教夙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常有百數。齊文惠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禮。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誨。以天監三年卒於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敕紹繼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數修明。朗稟性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解傳譽。集注涅槃勒成部

裴。而言謔調笑不擇交遊。高人勝已少見齒錄。並卒於天監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隸。其師道邕亦有清風。撫其首日。觀汝意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事。禮畢羸瘠不堪隨衆。宋孝建中。來都遊觀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以毗曇命家。弗尙流俗言去浮華。不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人。齊竟陵王。總校玄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爲標領。解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顒。並虛心禮待。未嘗廢也。自從天子至於侯伯。不與一人遊狎。皎然獨坐勸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於住所。春秋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淨。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和開拓頗自矜尙。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稟懷變躁。率爾形儀過無修整。年七八歲。世閒近事經耳不忘。曾入棲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卽就棲靜僧審禪師。求出家焉。篤好博學多習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率爾。所可習學皆非奧遠。何耶。荅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周未曾注記。結袂而反亭然獨悟。莫與爲羣不交當世。無有因得參其門者也。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申酬荅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攜諸內侍亟經進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往。行不苟合交不妄親。觀施之物構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於山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瓊之兄子也。瓊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冶城。

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陸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未東返虎丘。棲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充單複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譔。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爲業。仁逮蟲魚愛及飛走。講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跡巖岫方謂爲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敕爲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貪慢之詣。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儻警長益廉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沈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吳氏。刻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爲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

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爲汝婚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書曰。古人遺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毘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採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音吐蘊籍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請名學。事委冶城智秀。而競者尤多。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荅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實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達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憊。挑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閉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懾。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

日。君死業已盡。遽卽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不虛也。未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澗敞軒映水。解裘尋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殂歿。僧正惠超啓寵鎮之。敕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俠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禮致之。略其年臘敕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敕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陋小。帝爲宣武王修福。下敕工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改名爲宣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事坐輿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懺所願與本不異。後疾甚。中使參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道俗悲

戀。敕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摺採衆師并爲己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徵覈而未盡其要妙也。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少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諮學經論。文理通達籍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曷亦遇之以禮。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惠詡。他日因赴法會。遷問詡曰。御前夜何所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爲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凌駕儕黨。我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詡有慚忒。其之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於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

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爲僧迴弟子。從迴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羣獨秀。每與同輩言。諱及諸典禮。未嘗不慨然欲爲己任。宋吏部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彌何姓家在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於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迴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爲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迴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禮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寺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岡法關。稟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被而臥。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已。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氷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既著。風猷宏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尙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

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宏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爲難窟。每恨不逢勅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荅。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市。山棲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爲迨。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單。及旻爲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爲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析剖磐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

蕩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無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荅曰。宋世貴道生。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毘曇以講論。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胄。出守會稽。有要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年。敕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爲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荅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爲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縑素結轍。華鄙邀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夙成。負先來之風。耆年素望。懷新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開者閒出。旻隨方領會。宏量有餘。皆銜璧與椀。嚮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歷橫流。道屬昏詖。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法

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於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瞻悅。敕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宏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廼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爲家僧。四事供給。又敕於惠輪殿講勝覺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閒。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敕給船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敕於莊嚴寺。建八

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楹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啓聞。有敕聽停講五十日。悉移窗戶。四出檐霑。又進給床五十張。猶爲迫迨。桄榔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囑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閒。慮有迫迨。又於堂前權起五閒。合而爲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感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眺友善。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惟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儼從到房。旻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彌重旻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旻。旻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顓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臥牖下。不與相見。

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塵尾。拂扇等。五年下敕延還。移住開善。使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於寺內。中使參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敕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於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旻嘗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講日。謂衆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爲含靈轉經三契。此事久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爾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旻

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後大領悟。旻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旻聞而勸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澆僞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墻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宏麗。旻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醬醋樵水湯炭踐踰洗炙。傷害微蟲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爲也。如復求寄王宮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彌難盡意。近識觀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誚。要請法俗侵星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譏笑。故吾不爲也。旻笑言美。善舉止。吐納膏腴自生。顧眄風飈滿室。凡所施爲不

爲名利。勤注教勛形於言晤。先人後己。常若不及。嘗有餘師言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爲設飲食。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不妄罔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僞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坐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儻朗英秀卓絕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年小坐遠。聲問難敘。命置小牀處之於前。共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閒隙遊

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爲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座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羣分名類。學徒海濤四衆盈堂。僉謂理由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爲賓。構擊縱橫比類紛鯁。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瞽。賓主咨嗟朋僚胥悅。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瑯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俊發。自顧缺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尙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又云。恩愛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

惠兼存沒。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哀情。徵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宏振風猷。道被京城。鼓舞知歸巾褐。識反。及梁氏高臨。甚相欽禮。天監二年。敕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宏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敕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敕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敕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旣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奇。不可不自力爲講也。因從之。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敕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於榮貴。莫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宏法。不以此言閒懷。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羣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敕令雲

荅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沈約書曰。主上今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且而猶昏。至人擬照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祀既彰。桀懷會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懷彼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歎歎。同挹風猷。共加宏贊也。約荅曰。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敕荅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宏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宏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呈也。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敕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師爲名。卽禪岡之西山也。郊郭內地實爲爽塏。結宇孤巖北面城市。懷潤隱嶺。窮人野之致。終日談論會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國獻經三部。敕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菩薩戒法。構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納法師以爲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

嚴。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受戒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令重受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累勸獎每加說諭。荅曰。當先發願。若得應相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提之心。捨己身外囑施之物。通啓於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物爲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梵從時。鎔金候旭百和氛氳。衆妓繁會。觀者傾城莫不稱歎。普通六年敕爲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爾後雖遘疾時序。而講說無廢。及於扶接登座。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敕許乘輿上殿凭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疾篤至於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於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敕給東園祕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敕令葬定林寺側。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於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爲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尙經術。於妙法華研

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幽巖。獨講斯典。豎石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恆功。嘗於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敬愛。呼爲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說。卽爲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慧解等之。忽夢見一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應。又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漁人。於網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相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宏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其類者。雲得此告。彌深宏演云爾。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視。當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禮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闡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爲歲。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未進。親舊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路好通。爲爾栖栖。橫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關。日月如電時不待人耳。於是間關寄託遂至京室。憇莊嚴寺。仍從僧旻以申北面。勤苦下帷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鉤深索隱。猶晦迹下筵。而名聞日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禮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餐服。遂使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岳。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違親歲久。逝暫定省。而番禺四衆向風欽德。迎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飢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若見單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衆屯結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

迹。理喻精微淺深無隱。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無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卽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述。略聰明僞警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籍甚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祕奧物益奇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廣。蘭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華阿毗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却派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以息攀緣。但多疾療亟爲廢替。自責先身執相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因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歲。董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泰克己修身篤勤禪

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率。不事形骸。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渣錢唐令。祖瑤之員外郎。父暎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繞吳城一匝。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譽鄉閭。敬而尙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敕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所。天安寺宏宗。此諸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宏隆。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一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

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彌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實繁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末還吳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法華山。繼衆宏業。及齊德將謝。王室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宏正法。皇華繼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僧寶誌遷神。窀穸於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敕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辰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霑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卽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慚御榻。況復廼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卽殺。不

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卽拂衣而起。帝遂罷敕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墅姥者。工相人也。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尙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荅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於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綱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敕主書遍令許者署名。於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

疏聞藏。藏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斯亦拒略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敕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爲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末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

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敕。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己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宏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敕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百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又敕於慧輪殿講般若經。別敕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

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尙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尙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敕會。乃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旣老病。身心俱滅。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帝手敕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敕往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敕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超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虔往。朱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水爲師傳。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諸質。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

延談論。皆歎曰。陪預盛席。未會有也。藏任吹噓。眞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嶷然山立。雖神寓凝。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卽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荅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於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參候。敕爲建齋手制願文。並繼以醫藥。而天乎不愆。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敕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爲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麈尾。其一寶裝。其一

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須臾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閒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爲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爲國事。不得道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高僧傳二集卷第六

高僧傳二集卷第七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二十八人

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傳一

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辯傳三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傳四

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

曇本

亡名

恆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梁揚都莊嚴寺釋僧密傳八

見下卷

楊都湘宮寺釋曇准傳九

智深

楊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楊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十一

僧整 慧濟

寶淵 慧紹

楊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二

曇稱

楊都建初寺釋明徹傳十三

餘杭西寺釋法開傳十四

楊都瓦官寺釋道宗傳十五

法敏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六

僧建 道寂

慧聰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淵傳十七

法文 法度

法護 道興

楊都冶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遂

道標

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慾。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菑縣建安寺沙門惠通。通素無業術。立行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內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爲辭。嘗寓坐有梵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爲五衆之傑。則爲八州刺史。兼敍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兼明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座。紛綸飛伏。雍容模楷。故早爲皁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自齊歷告終。梁祚伊始。超現病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閒。聲馳日下。尋有別敕。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緇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服等。

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起懸辯若流。又經聚徒都治講菩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既而言曰。當率集問緣。共來僉受。不言姓字。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倏然滿座。容貌瓌異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徵異爲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亟異幽尋。而翼從之聲。聞於數里。山人怪視唯見超身。麝獵之徒莫不自息。天監年中帝請爲家僧。禮問殊積。初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御寓撥採羣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構。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禮如法勤修。上復齋居空室。夢其勤行戒品。面申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禮好靜篤學。從之遊處未覲愜喜之儀。加以形過八尺腰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譽顯。帝又請於慧輪殿講淨名經。上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澗。因構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棲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交橫入出。

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剖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以陵谷互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閉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厥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爲立碑。湘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爲製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祖世蟬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爲靈粲。故風鑒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惟聚沙爲佛塔。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卽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鄰童競採常以爲患。乃捨己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衣服縑纈。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

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且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於剡。徧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總持。爲特進顏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粒巖棲。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德。雅相歎屬。時有釋智秀曇繼慧次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敬。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爲釋門領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爲貴勝所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爲剡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禮。於鍾山

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號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椒。疏壤幽岫。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顯歎曰。山茨約至。清虛滿世。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宏法教。淵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開法華大品。淵遇疾晝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卽請受五戒。齊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且約孝通冥感。思歸遄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孺慕嬰號。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慈道。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傅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常入金華山採拈。或停赤松澗遊止。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

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臥見二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卽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及沈侯罷郡。相攜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禮敬彌隆。文章往復。相繼晷漏。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來。嘗以朱門蓬戶爲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道昔爲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僕之省。檀越爲之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爲尙書僕射。啓敕請入省住。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滅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契未然。皆此類也。旣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匱胸襟。陶鑿懷抱。顯說宏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蔭益羣品。皇帝斲彫反樸。信無爲道發菩提心。構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淵廣。旣爲萬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長。若須彌羣山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畢舉。儀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爲道資人宏。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

且帝皇師臣。大聖師友。遂古以來斯道無墜。農軒周孔憲章仁義。況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之表。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闡黎之尊。屬當智者之號。逡巡退讓情在固執。愍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敕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爾去來禁省禮供優洽。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宏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降彫玉輦。屈萬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暫屏袞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盡誠肅。於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赧天下率土同慶。自是人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皇儲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乾鵠。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敕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後數日。二鳥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以綿廚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繞爲衆說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日連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

孰能議之。而愛悅閑靜。萃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故使齋廳羣於兕虎。鳧鷖狎於鷹鷂。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媪。賈書數卷。至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華紅。扶疏尙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閒。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爲本生焉。大同二年。又敕。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諫。山川靈異。擅奇函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松朮三十餘年。布艾爲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標望當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輿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脇而臥。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旛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敕遣舍人徐儼參疾。答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

恆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殯之。初約臥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敕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鳴喚。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欵然永逝。下敕豎碑墓左。詔王筠爲文。

釋曇鸞。或爲鬱。未詳其氏。雁門人也。家近五臺山。神迹靈怪。逸於民聽。時未志學。便往尋焉。備覲遺蹤。心神歡悅。便卽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彌所窮研。讀大集經。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行至汾州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愈。欲繼前作。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閒出。心願所指。修習斯法。

果剋既已方崇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廣博宏瞻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爲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覘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傍無餘座。徑往昇之。豎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敍。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歎訝曰。此千迷道。從來舊時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階階禮接。問所由來。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答曰。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聆警錫也。及屆山所。接對欣然。便以

仙方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爲起廟。須與神卽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纒入船裏恬然安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敕爲江神更起靈廟。因卽辭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從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卽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鸞尋頂受。所費仙方並火燒之。自行化他郡流靡宏廣。魏主重之號爲神鸞焉。下敕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業。今號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因疾卒於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旛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蓬勃音聲繁鬧。預登寺者並同矚之。以事上聞。敕乃葬於汾西秦陵文谷。營建甃塔并爲立

碑。今並存焉。然鸞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用爲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世。仍自號爲有魏玄簡大士云。

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於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沈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厭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旻公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吾沐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爲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爾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焉。旣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一被。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爲本有。

用蠱細而折心。時以爲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參義學。必須碩解宏望。方可闡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僧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導如川流。嘗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軀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宏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楊都苦氣疾。綴慮恆勤。及至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爲寺神之所護矣。於時成都法席恆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敝玄門。而詔聽徒濟濟莫斯爲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小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恆數集。倫次誦之。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獎物。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寶象保該智空等。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勒卷旣成。王賜錢十萬。卽於龍淵寺分贍學徒。類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笠。履芒屨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珍

羞。後遇時患藥襍緒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悅。禮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憑爲莊嚴。便洗浴鬢髮剪爪禮拜漱口。坐於龍淵寺摩訶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卽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氣絕而心上燼。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和慈二禪師。旛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之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塵尾几案。蓮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宏法秋

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多浮沈。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宋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爲龜鏡。文義明約卽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表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納擎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住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號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讀知僞。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

置聽架。鳥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名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徙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禮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華勝鬘。後從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數。何世無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曇諦絕迹昆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化爲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卽受請度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僧尼莫不賓禮。魏主邀登。昆季策授榮爵。以其本姓不華。改芮爲耐。講說之盛。四

時不輟。末趣恆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於報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卽魏景明年也。

高僧傳二集卷第七

校訛

第一八〇頁五行

在南宋
作再

第一八五頁十一行

被南
作破

高僧傳二集卷第八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三

正傳十四人
附見十五人

梁楊都莊嚴寺釋僧密傳一

梁楊都湘宮寺釋曇淮傳二

智深

梁楊都靈基寺釋道超傳三

慧安

梁楊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四

慧正
慧濟

僧整

梁楊都彭城寺釋慧開傳五

曇橋

梁楊都建初寺釋明徹傳六

梁餘杭西寺釋法開傳七

梁楊都瓦官寺釋道宗傳八

法敏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九

僧建道寂

慧聰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淵傳十

法文法護

法度本闕

梁楊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一

道遂本闕

道標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二

本闕

齊鄴中天平寺釋眞玉傳十三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十四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便從翦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將欲廣聞視聽。師弗之許也。因爾潛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聲華負海。秦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敬異。深沈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法汰。頗謂確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繕奇。負氣高論。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讒構於竟陵王。密

不敘濁清。任其盡罪。乃啓擯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於江北。春秋七十二矣。

釋曇准。姓宏。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衆有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渡止湘宮寺。處處探聽隨席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次公歎曰。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禮。廬江何默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申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言無所推屑。每商略獷狃。物有不平。由是坎壈。宏宣阻少。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

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海內諮詢。輟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牌歎曰。爲爾漠漠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彌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徹。終日熙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觀名駕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爲賓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機臨敵無不應躡。同寺僧道賁。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墮不能克己。橫相陵罵。超亦盱衡嘯傲。未之數也。他日賁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胸臆之量未論先後。時爲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伴。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是

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爲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於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楊輦同哀。

釋僧喬。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歎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淵慧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饘粥糊口茹菜充饑。而未曾以貧寒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奧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閒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攜並得成器。其閒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理。鈎深致遠善能讎校。謙而未講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序。同其業者重其情懷。淵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違禮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體羸。

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勵俗。紹公情性知理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恆。向無妨礙。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風規。而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整住襄陽末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禺人。末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有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袁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爲宣武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遊學上京住道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譎博奕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闕無對辯。人閒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攻名教。處衆演教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變無窮。雖逢勅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諶。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矚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

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萬。卽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資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疎率。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浣濯。同旅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同寺有曇備者。以遊學顯名。通貫衆經。兼勤禮誦。風素一槩。寒暑彌盛。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長史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人。六歲喪父。仍願出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心諦視。遇客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爲外兄所養。便歔歔嗚咽。良久乃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去法之美。因撫膝歎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爾乎。自是專務道學。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住師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歎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服。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途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莫

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旻法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覃思通微易鉤深奧。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穎胄深相欽屬。及領荊州攜遊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先來英舊人各厝情。謬當今日望此玄宗。遠無髣髴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薨。贈別塵尾軟几。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祈請常爲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奧旨。盤根交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徹屈重疊。乍經乍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名進於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萬緒條章富博。欲撮聚簡要以類相從。天監末年敕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奧密。皇儲賞接特加恆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

成。忽遘疾沈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親自怡色溫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救退而流涕。中使參候晨宵不絕。微自惟將卒奉啓告辭。皇心載軫於萬壽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絕。以呈微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寄道。明微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遺恪。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微本出東荒。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闊少年綢繆玄覺。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親奉御筵。提攜法席。且仁且訓備沐恩獎。恆願舒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窮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特願陛下永劫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爲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微以奉值之慶論道之善。脫憶代還生猶冀奉覲。惟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誠。謹遣表以聞。敕荅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

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愴不復多云。帝因於寺爲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卽普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窆於定林寺之舊墓。敕給東園祕器。凶事所資隨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兪。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住北倉寺。爲曇貞弟子。貞清素澄嚴殊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充食噉麤澀。同學僧流曇誕。家有盈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恃自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裘西遊住禪岡寺。仍從柔次二公學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旣優精解無礙。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躁銳。無悶勦敵。揖而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吏部尙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吳興丘擘。皆揖敬推賞願求勛誠。後還餘杭止於西寺。先相陵駕之者望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於

死。開因爾講筵相接道俗歎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艱累日賓僚煇悅。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開曰。釋迦說法多寶涌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藏有慚色。以普通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離俗住瓦官寺。情性眞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誑言。修身潔已動靜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寢處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衣裳麤弊飲食疎儉。遭值年饑入里不給。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敝。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不競貪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令楚。宏宣有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莞人。九歲出家。儁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爲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謂曰。

後來總持者。其在爾乎。及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修講之業。卓犖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時人目建爲文句無前。目貞爲入微獨步。貞乃與建爲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颯施。造像千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元悅。並折腰頂禮。諮奉戒訓。會魏德衰陵。女人居上。毀論日興。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禮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教。宣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夕死。吾無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爲追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人。沙彌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聰道寂法貞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攜。窮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恆溢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筵談賞。以繼晝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龜。亟相延請。累宵言散。用祛鄙恪。或清晨嘉會。一無逮者。輒云深恨不同其絃。故聞風傾渴者。遙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於江陰。住何園寺。武帝

好論義旨。敕集學僧。於樂受殿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業有逾於前。慧聰立心閑豫。解行遠聞。道寂博習多聞。雅傳師業。並終於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爲宏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恆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染神。旻曰。此君任性僞警。智慮過人。但恨迴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蒲撲使酒挾氣。終日狼茫無所推下。旻累諫曉喻反以爲讎。因爾改途。復從智藏採孺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篤勵辛勤有倍恆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事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籠。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譴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籠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返。還住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

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爲物所讓。以身代當。强悍不弭。知於事成。知當必敗。因爾出郭。於路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矣。卽普通七年也。彭門爾前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等。並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彩。度通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敦信不交世務。興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學宗。爲諸雄辨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始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漏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墜者。其在爾乎。父奉伯篤信大法。知其聰儻可期。神幽冥長堪濟愛海。年十二敕令出家。爲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冰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講十誦。詢後住冶城寺。持操高尚勤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稟經論。散帶伽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不忘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人嘉其清辯。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悉爲注記。雖無大才而彌綸深極。同學門友莫不傳寫。以天監十六

年卒。春秋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標。同海陵人。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釋慧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七歲出家。住檀溪寺。爲慧景弟子。景清坦平簡雅。有器局。普通之初。總州僧正。以節儉聞之。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趨合度。事景一年。以衆大誼。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授學通三玄。齊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授。西至樊鄧。超因憑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探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餐聽毗尼。纔得數遍。集乃歎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敕還爲壽光學士。又敕與正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爲十卷。而晦德進人不專。

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羣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通塞。及至抗擊前敵。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躡而默然。斯亦稟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襍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蕃要請相攜於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平侯蕭曷遊夏口。復屈俱行。法筵又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趣。二百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年五十有二。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無目。其母哀其不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爲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攜玉赴會。一聞欣領曰。若恆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無問風雨艱關。必期相續。玉包略詞旨氣懾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毀過禮茹荼奉齋。伏凶持操五年野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覽卷便講無

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宏講席。海內髦彥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羅跨轢相架。玉獨標稱首登座談敘。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耆年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樽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聞聲卽憶其名義。斯總持之功莫與尙也。常徒學士幾百千人。耳對行往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彌隆餘哲。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玉必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東慕。用此執心難成迴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久留。身無疹瘵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塵尾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之也。並共驚之。玉曰。願與運周世非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岸也。布薩之後。便臥疾於鄴城北王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勳京大德並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來。異香纏繞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唄之響。清亮宛然。當爾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卒

後十日香氣乃絕。大衆哀仰如臨雙樹。王氏昆季俱制衰經。與諸門人收其屍而葬焉。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權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閒出中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敕。興善殿義集。登卽銳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禮。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慙。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尙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躋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朞月。道風飈舉。恂恂七衆。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育起廢。怡然從正。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闕。後名德旣立。供嚬腴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

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義疏流於後學。等觀。卽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善道。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旣厚矣。義實深焉。遂刊碑墳壟。述德如左。

高僧傳二集卷第八

校訛

第二〇三頁二行

多闕南
作多通

高僧傳二集卷第九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三

正紀十人
附見四人

陳楊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

楊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楊都大禪衆寺釋法勇傳三

楊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

明解

楊都白馬寺釋警韶傳五

鍾山耆闍寺釋安廩傳六

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

僧詮

玄辯

周涓濱沙門釋亡名傳八

僧琨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高傳十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恭和凝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爲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悟道。晝讀經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爾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爲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實。舉厝閑雅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膺法輪總持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宏量因循舊章。偃厲思雲霄曾無接對。見忤前達不能降情。自是來學有隔。聽者疎焉。遂閉志閑房高尙其道。閒以尋緇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迥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見稱時俗。織過芝葉媚極銀鉤。故貌義詩書號爲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備秀。欲令還俗。

引爲學士。偃執志不迴。故弗能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歎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亮也。及引進後堂。加優其禮。屬戎羯陵踐。兵饑相繼。因避地於縉雲。眷眄泉石。又寇斥山侶。遂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曾無安堵。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敝造。俄而落宮陷覆。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自靜。有顧林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棲遲。登吳昇平亭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肅肅天望清。旅人聊杖策。登高蕩客情。川原多舊迹。墟里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晴。獨遊乏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託。賞心何易并。遂汎浪巖峰。有終焉之志。葺修寺宇。結衆礪業。逮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流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爲法亡身乎。以天嘉之初。出都講於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說不疲。而幽心恆結。每因講隙。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賦詩曰。

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畫鳥聲希。石苔時滑屣。蟲網乍沾衣。澗旁紫芝擘。巖上白雲霏。松子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桂獨依依。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武等。擅出境之才。議其瞻對衆莫能舉。世祖文皇。以偃內外優敏可與抗言。敕令統接賓禮。樞機溫雅容止方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宏逸辯論旁馳。潤以眞文引之。慈寄。子武等頃受誥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倍恆度。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是歲舊疾連發。聽者復疎。止於小室許有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論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構思深劇。疾轉沈篤功不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於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曰。衆生爲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落一毛。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使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鄰。一何可歎。而皇甫謐楊王孫。微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知初度之心。今冥目之後。以此脯腊鄙形。布施上飛下走一切衆生。若前身相負。仍以相

償。如無相對。則生我檀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莫不共矣。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有一。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卽以其月二十二日。尸陀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岡焉。然偃始自離俗迄於遷化。唯學是務。儉節掃衣弗事華纈。每緣情觸興。輒敍其致。而文彩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掇聚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士何儁尙之。封於祕閣。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叔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員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旣而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恆日。五辛雜味因此悉斷。爰在髻亂卓出凡童。孝敬純備志操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無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林大樹。惟曰。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慾海邪林安能覺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

彖律師講律本文。又受業南澗寺仙師成論竹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神高學衆。所以天口之侶藏耳之賓。心計目覽莫不奔競。但以鷲山妙法羣唱罕宏。龍樹遺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攝山朗公。解玄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法師。滄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并華嚴大品等經。於卽彌綸藏部探蹟幽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篤形心。可謂師逸功倍。於斯爲證。永定二年十一月。奉敕入京住興皇寺。鎮講相續。所以蕤嚴大品四論文言。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指擿義理徵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彌廣。所以聽侶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恆結。每一上座輒易一衣。闡前經論。各二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其閒興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遷神寺房。春秋七十有五卽以其月二十八日。窆於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析理。何能

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禪味相得。及後四公往赴三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爲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爲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厝。及詮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住長干。朗在興皇。布仍攝領。禪門宏敞。慧聲遐討。皆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故其講唱。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篤厲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誚。布勇兩公。見於別紀。昔梁天監十六年六月七日。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納。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粲。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有旛花天妓。塹塞殿堂。緇素法衆。充物筵席。泊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解齊失曉。朗夜扣閣催之。而洪鐘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禎祥早著。其例此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嗣君親搖玉柄。述朗所暨。

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表。故其所獲檀嚙。充造經像。修治寺塔。濟給窮厄。所以房內畜養鵝鴨雞犬。其類繁多。所行見者無不收養。至朗寢息之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喧亂。斯亦懷感之致矣。侍中領軍廬陵王。聲懋權衡。資承戒約。遂仰奏承華爲之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事濟陽江總。故陳主叔寶。時在春宮。爲之銘曰。洪源遠采。傳方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朱旄旣杖。青組仍曳。紉虎戎卸。貳貌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旣椎衡櫓。自關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鐘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棲遁。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宅丘葬。智炬寂滅。頽巖遼復。遼復空岑。搖落寒侵。弦餘月暗。霧下松深。香滅窮壘。旛橫宿林。切切管清。遙遙鼓聲。野烟四合。孤禽一鳴。風悽咽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沈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釋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式尙書外兵錢唐令。因此遁迹於虎丘山。後客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亡。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楊都。依止靈曜寺。則師爲和尚。銳志禪誦。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方資刻鏤。宣玉有美。必待刮磨。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衆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乃服膺座右。稟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沈淪。阮岸斯墜。彌歷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高視。上京鬱爲翹彩。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知其所。於時攝山詮尙。直轡一乘。橫行出世。隨機引悟。有願遵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房前窗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銳勇難任。因此拂衣。里閭。駕言泉石。期神杳冥。非企禽臺。

之侶。修空習慧。察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侃侃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亦宮羽相諧。永藍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刈章句採擷希微。凡厥釋經莫不包舉。大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具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之伍附影成羣。自此聲名籍甚矣。住大禪衆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宏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逝。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變。經宿頂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寔於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華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貞苦。文章聲辯時世高之。爰至啓手啓足不緇不涅。實像教之棟梁。精義之林藪。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鐫石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令濟陽江總製。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莒。後居毗陵曲阿縣焉。祖昌齊右軍。父僧

達梁臨川王諮議。並高器局。崇遵儒素。瓊絜清山水。峯瀾早被。身長七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奇挺。故能疎秀風彩。蘊藉威容。少鄙臙裳。便欣蠶服。幼年出俗。師事沙門法通。通初見而嗟重。深爲道器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欲稟光宅寺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飄拔。聲實沸騰。無礙奔涌。談吐橫逸。竊疑詞富兼駭。唱高。乃移聽南澗仙師。研精數論。名解映徹。洞殫義窟。仙嘗覽瓊私記。三復嗟賞。後於高座普勸寫之。自爾門徒傳寫此疏。初受具年。已能覆述。未登五歲。便爲法主。仍與仙公抗衡。敷化。梁高祖三教妙旨。罔不疎通。選揚名德。分寄宏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爰降綸綍。入壽光殿。言重茂林。更輕雲閣。便辭還鄉之建安寺。上黃侯擘分竹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師友。彼郡一旦。老少相喧競云。建安伽藍白龍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異而目之。爲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宏正。早申莫逆。彼驟噫曰。夫有希世之才。而不在京華。開導。乘桴之歎。令人太息。乃有學侶復請還都。發成實題。僧正慧令。切難聯環。

瓊乃徐拂塵尾。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責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爲。荅曰。不思造業。安得精固。令閑舉止。雅音韻。賓主相悅。殊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熏修。臣下偃風。清言扇俗。縉紳學者。必兼文義。所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筵。慍飛上席。解頤利齒。木舌鋒牙。曼塞駢羅。煙隨霧涌。亦有明玉。豐貂紆青。拖紫。車馬溢於寺衢。衣簪滿於法座。斯感物之盛罕有加也。到茂灌民譽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稽疑。服膺請業。恭息世謨。疏菲好學。後進英華。隨父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傳瓶不失於茲。乃驗。未仍入道。奄至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復與諸天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褒讚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留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人。躬爲學衆。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版蕩。有陳建業。武帝尊法。嗅味特深。數引金言。頻開玉牒。降狎言笑。詢訪名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宏大品。夢朱衣神。禮而諫曰。般若多難。仰祈疾講。頻爾轉數。詞逾懇到。至七月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見催。

經餘一卷。午前取訖講竟出宮。殷雷已響。還纔至寺驟雨便零。重雲殿一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敬重。陳祖昇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歷禮異彌深。鬱下絲綸。爲京邑大僧正。辭讓雖切敦喻更隆。乃顧當仁俾膺範物。遂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所依。刹寺如林義筵如市。五部六羣果含苗雜。惟調水乳罕和鹽梅。多沒象泥終枯鳥樹。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爲。篇禁不煩遮罰每省。故僧尼仰之自肅。道俗稱之益敬。七衆日用而不知。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久司疵謗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令於是乎在。自梁僧之於此任。熏灼威儀。翼衛亞於王公。服玩陳於鄭楚。故使流水照於衢路。吏卒喧於堂廡。瓊臨已來頓袂前政。自營靈壽惟從息慈。壞色敝身尼壇容膝。蕭然率爾有位若無。朝野嘉其貞素。同侶美其如法。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遙敬。古人有言。匪馳令譽孰動殊方。其見賢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二十三日。纔覺不念。建初寺寶瓊法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共學聲德齊揚。爾夕神人忽

來報曰。彭城僧正今先無常。日夢上天有疏請講。暨三月二十日。正念告終。遺誠掩坎不煩名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喪事所須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仗。借爲榮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寔於鍾山之陽名僧舊墓。爾時填塗咽陌哀慟相奔。皂素驚嗟郊垌失色。初瓊入京將臨法席。旣無人識不許房居。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澗住。超聞未許。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法門所託何慮無房。卽命寺綱忻然處置。及孝宣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甚長偉。密來翼從。末爲大將軍章照達講。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擇。剋壯不休孜孜講導。吐音遙奕發義昭彰。或遇勅手時逢的匠。薄塵象扇灌已冰消。故實繁有徒服而無斃。及晚僧望益重居處逾輕。帷屏罔設飾用不置。臘歲參謁黑白摩肩。方便他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綰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開士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及燭然香馥。懺禮方宵。迹怠心勤外和內祕。宣揚之暇。綽有餘閑。兼採玄儒每

窮子史彫虫藁隸體物摘玄。並入性靈悉能該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卷。講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三十遍。製疏十七卷。講大品五遍。製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華維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備載。布在州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曰道場釋法論。莊入室馳聲見于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尙存。安危未測。

釋警韶。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叔僧廣以爲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既寤深惟。留戀斯成墜失。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即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即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瓊支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磨肩溢道。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

冠群宗。韶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尚。時年三十有九。爲建元寺講主。臨終遺令傳法。韶遵崇餘烈即坐演之。受業之實有逾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歸承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通道務。時逢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爲戒師。會外國三藏眞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嘆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爲翻新金光明并唯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瀉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梁樂陽王於荊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報地之重。來勅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弘尚正道勅請還都。戒範承仰優禮彌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瓦官宴坐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顛。定慧難踰人神頗測。靜嘆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爲新

安殿下黃司空等共僧三請不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未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靖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中時。右脇而臥。神慮澄然。終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窆於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十餘遍。涅槃三十遍。大品四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維摩天王仁玉等經遍數。繁亂不紀。廣敘。

釋安廩。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考正妙思。滔玄怡心。屆寂。乃製入神書一首。洞歷三卷。青烏之道。莫不傳芳。廩幼而聰穎。獨悟不羣。十三偏艱。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姓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葦門。三寶。而虛懷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敕出家。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成濟器。并聽高。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頓盡言前。深味

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請業之徒屢申宏益。在魏十有一年。講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始發彭沛。門人擁從還屆楊都。武帝敬供相接。敕住天安。講華嚴經。標致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既終法輪停轉。泊大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戒範。有敕住耆闍寺。給講連續。既會夙心遂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重筵莫擬。孝宣御歷。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化涉勞。因以遘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遷化於房。皇心惻悼賻贈有加。卽以其月窆於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

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年十五處於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願領五千人爲將。清平寇塞。豈不果耶。衆聽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眷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蒙繫落便入楊都。從建初寺瓊法師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布恨斯

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乃往從之聽開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與尙。時號之爲得意布。或云思玄布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領悟猶迷。及依言願通而構難疎略。致使談論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爲荅。時人爲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最爲高也。後於大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禪遠離囂擾。誓不講說護持爲務。未遊北鄴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講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胸襟。又寫章疏六馱。負還江表。並遺朗公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所闕費還付朗。自無一畜。衣鉢而已。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欣慕。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又與邈禪師論義。卽命公之師

也。聯縣往還三日不絕。遯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節行不顯其美。梁太清末侯景作亂。荒餒累年三日失食。至四日有人遺布飯。而微似猪肉之氣。雖腹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履非濫。又曾患腳氣。醫令服薤。自此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願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遯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棲霞寺。結淨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稟承論旨。時爲開滯理思幽微。不爲僧師不役下位。常自縫洗六時無闕。纔扣鞦韆已居衆首。端坐如木見者懷然。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參衆食。敕給其乳牛。而布迴充入衆。覺覺謹攝實高僧焉。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欲斷。下敕令醫診之。縮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

所生滅無所滅故也。諸有學士徒衆並委恭禪師。吾無慮矣。以陳貞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棲霞。終後手屈三指。拊之雖申還屈。乃至林中一月猶爾。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告衆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侃禪師戶。侃怪光盛出戶。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也。且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旛花滿寺光明騰燄。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布公去世。

釋亡名。俗姓宋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冠稱爲望族。弱齡遁世。永絕妻孥。吟嘯丘壑任懷遊處。凡所憑准。必映美阮嗣宗之爲人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譽。事梁元帝深見禮待。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愼慈敬謙靜爲心。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歷不緒。潛志玄門。遠寄岷蜀脫落塵累。初投兌禪師。兌亦定慧澄明聲流關鄴。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彫純假於禪誦。興慮著於篇什。

預有學徒問道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宇文儁鎮之。性愛賢才重德素。禮供殊倫。聲聞臺省。後齊王續部伏敬日增。任滿還雍。遂勒歸謁。帝勞遣既深。處爲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觀。元非玄侶而冥德沒世。將徵拔之。測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總儀。或以感恩加之。或以情異轉之。然名雅亮卓然會無易節。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欽屬未敘企積。道體休愈無虧慮耶。蓋能仁處世志存匡救。非先輪迴獨尙茲善。既道亞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緇染沈流當途。但靈廓妙理三業同臻。冀思莫二。皂白非感耳。悌解偏執讚我時朝。匪惟真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貫。故令往白。念報雅懷。名荅曰。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實。貧道稟質醜陋。恆嬰疾惱因偃成恭。惟道是務。不會妻息。五十二年。自捨俗緣十有五載。萬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載。又列六不可十歎息。援據事敘綸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

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死則鐵鉗拔之。烱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歎閻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玉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丘壑。安能憤憤久住閻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書迎還云。法師秉心彌固棲遊世表。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豈損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名達咸陽。貴遊奉謁。隆禮厚味彌增常限。以稱謂廣流藏景難伏。誓當棲玄後德。便閑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餉虎。如其不爾。修禪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鬋其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厭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

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文。名息心讚。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有如意寶八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炳。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浮樸耽溺淫麗。譏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旣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修塗永泥。莫貴才能是曰悞。誇拙羨巧其德不宏。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徒舒翰卷其用不恆。內懷僞伐外致恐懼。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

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重何劣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又著至道論淳德論遣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空論不殺論等。文多清素語恆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弟子僧現性沈審。善音調。爲隋二十五衆讀經法主。搜括羣籍採摭賢聖。所撰諸論集爲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披卷一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竹。體物賦詩。頗有篇什云。

釋道寵。姓張。俗名爲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鑣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爲嗣。年將壯室。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卽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彌持與。問

具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惡謂徒屬曰。非爲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卽日於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卽日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歎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一不盡。那云。定不一不盡。一字爲異。通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曲教三冬。隨聞出疏卽而開學。聲唱高廣鄴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旣稱榮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厭俗出家。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實等昔師。容儀頓改致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馨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聽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

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者。僧休法麟禮誕。罕宜儒果等是也。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罕宜四人。光在道南。教馮範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輒不繁云。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玉避地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嵩少出家。聰悟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蘊玄肆。尤翫雜心。時爲彼國所重。嵩兄爲博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覩嵩英鑒。勸令反俗。教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兄頻遮礙。乃以易林秘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毗曇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釋紛紜。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總非所述。聊爲一開。泠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奧。乃恣其遊涉。於

時元魏末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使釋門更闢。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聽毗曇成實。領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彌更搖聲略。及進具後便登元座。開判經誥雅會機緣。乃使鋒銳勅敵歸依接足。既學成望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義非邊鄙之所資也。旋環鄴洛宏導爲宗。後又重徵。嵩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來所經。何足怪乎。及高齊天保革命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帝。嵩以慧學騰譽。頗以法義陵之。乃徙於徐州爲長年僧統。仍居彭沛大闡宏猷。江表河南率遵聲教。卽隋初志念論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州。

高僧傳二集卷第九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四

正紀十四人
附見二人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鄴中釋曇遵傳二

鄴下總持寺釋惠順傳三

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并州傳統釋靈詢傳五

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

法存

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潼州光興寺釋寶彖傳十

齊洺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楊都莊嚴寺釋惠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京師淨影寺釋惠遠傳十四

僧猛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書。年二十三備通疏略。至於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諮無再悟。徒侶萬千。抵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秘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頓盡其致。又棲心林慮靜其淨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衢術。

後徙轍光師而受道焉。耽味虛宗歲紀遷貿。既窮筌相學志無新。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逮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觀注易。諸之取長。宗景造歷。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見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雁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與此。嘗講華嚴。輒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深敬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戒。有僧昇座將欲豎義。乃曰豎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

甚雄峻。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荅曰。是布薩日。神卽以手搭之。曳於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搭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輿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鄴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卽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門不緣世務。口無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賄卽施門人。衣食有無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爲來報之業。夜禮千佛爲一世常資。末歲年事旣隆。身力不濟。猶依六時叩頭枕上。自有英悟之量。罕能繼者。而感通靈異。則事全難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法光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戒淨還返俗焉。資學旣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爲員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光公以爲師保。光以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命皈依遠崇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審其情至。卽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踰一紀。大

乘頓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無異筆。而變他成己。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初出化行洛下。流行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陰王肱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禮。年餘七十。舉爲國都。尋轉爲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其後。初遵賦志清高。無爲立性。褰帷開戶。標樹方遠。形無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方便。而敬愛宗師。罕階儔緒。光師終日。遵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溫講而終業矣。

釋惠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宗。統知雅趣。長厭塵網。爲居士焉。初聽涅槃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爲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卽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鏡於

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宏利本鄉。卽傳歸戒情無不愜。隨有講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稟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尙厥德奏爲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總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而爲心印。然順族胄菁華。言誠世範。惠解騰譽事義沈深。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衣略鮮華食無兼味。受施尋散情闕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進止在益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與物諍。故傳者具舒。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鄉邵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淫弊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得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人。致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淫弊。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重。八夏旣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徧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宏揚戒本。因往聽

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華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詮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辨方於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鐘兩口小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皆美。初憑之處。宏護居心。經律遞講。福智雙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無遊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恆習。袒肩洗淨老而彌固。脛臂無服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絕矣。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注而釋之。盛行於世。後棄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餘載。纖旨祕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羣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鄴。遊歷

燕趙化霑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功。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爲國都。魏末爲并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禮佛讀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奔趨。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博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卽生厭世。至於十一。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棲皇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華。纔浹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華。酬抗疑難。無不歎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昌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心饑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爲服。兼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勞師

導。勤勤諦理無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至卽殂。一宿同止明旦起浴。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寄無措。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既慧業有聞衆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梭伽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算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史員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上綱領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胥悅。所以四萬餘寺。咸稟其風。崇護之基罕有繼彩。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爲戒師。文宣帝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之類。宜放於山林。卽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爲報德寺。斯卽碎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昌盛自古推焉。上總擔荷並得緝諸。內外闡揚皁白咸允。非斯

柱石。孰此棟梁哉。且而景行旣宣。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於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壤年三十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事。敍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人法所傳。上荅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卽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荅緣緒。文極指訂。今略舉梗槩。以示所傳。末敕住相州定國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施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卽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事莊嚴備殫華麗。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不及山寺。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

終後觀觀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業行精專幽明咸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深果宿心喜遍心府。形羸微篤。設輦坐之。袈裟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立於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卽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岩衆表。百千衆中孤超頸現。衣服率素納補爲宗。五條祇支由來以布。法衣瓶鉢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己業。遍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敞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上法師可爲大統餘爲通統。故帝之特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無不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請僧。及年高聲變恐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

從一法。十百千萬。有若數林。實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文理冲洽詳略有聞。又撰衆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監齊天保屏除歸於釋種。明解時事分畧有據。上乃擢爲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覲禮。六軍旣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擿。前後給濟三官並足。後終於隋初。靜裕法師資學有承。具之本傳。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性度虛簡風量陶然。綱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爲己任。每參說戒跪聽訖文。講悟昏情詞無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爲國都。綏撫遺法得無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滔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慎過之遠矣。未乘車送帝迴返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羣籍

尤通講論。而稟性謙退。喜慍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衆於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達。覩其虛己。皆服其德義。衆益從之。後住本鄉常念寺。卽仁壽寺也。聚徒集業。以宏法樹功。擊響周齊。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太祖以妙宏贊著續。遂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於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窗。漸延於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燄。照屬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歎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願韜祕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歎之聲。聞於數十餘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衆共喚之。惛惛不覺。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癘疾。咸言宿業所致。遂有感見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所造。

本爲木塔年增朽壞。敕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颯然涌上。不信戲慢者。倒傾亦不出。時俗迴邪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鬯會染佛宗。敕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卽見三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旣滿一時沈下。鬯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解涅槃以爲恆業。敍畧綱致。久學者深會其源。分部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爲英傑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酒肉皆絕。現生葱韭以土掩覆。並非由教令。而下民自徙其惡矣。有學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楊都棲玄寺。徵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承聖季年因俘秦壤。住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爲周冢宰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卒於長安。時年六十。善以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故著

斯文。名爲散花論也。其序畧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而今
颯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覽者想鑒茲焉。文
多不盡。

釋寶象。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
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綵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象便撥除餅果。
上取書疏。衆共歎異。咸知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楊眺
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爲老子。象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
平西王。初爲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營功德事。因見佛經。
欣其文名。重其義旨。就檢讀誦迷悟轉分。恆求佛法用祛昏漠。年二十有四。
方得出家。卽受具戒。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畧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
悵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未又聽韶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門
師大集摩訶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思抽怙句理。詞義

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無所受。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諧者盡形八戒。豕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峩。而志意頽然。唯在通於正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未宏蜀境。欲爲之疏記。使後學有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纘。而衆復尋之。致有煩擾。再稔方就一無留難。初至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牀三四尺許。欻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爲言。志力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願。最初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歎悅。又屬僧崖菩薩出世。爲造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故寶坊一學曲被劍南。後制涅槃法華等疏。皆省繁易解聽無遺悶。州境阜素生難遭想。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望引殘運耳。故羸弊接報宏誘爲心。護生安衆以爲恆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絕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欻然

能語。顯命子弟誨示禍福。吾卽當去。催作遺疏。分處衣資陪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能言。侍人通以漿飲。閉口拒之。疾甚爲喚佛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振響寺也。春秋五十。卽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於五月內無故自崩。塵霧闇天。舉衆驚駭莫測其怪。至於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衆從後。往問寺中都無知者。當爾之時。象正赴光興寺講。因以白之。象曰。此我之徵相。不預他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兖州人。初生之時牙齒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爲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卽稟歸戒。棄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卽爲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辭罔逮。遂開拓寰宇置立規猷。願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累思。豁然有據。其

猶低目面墻則冥無所解。虺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無廢。毗贊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玉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爲國都。緝諸道政不墜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尙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瞻豁裁而簡衷矣。嘗於暇日私恨曰。昔在俗流尊不見遂。今世人無知。汗我淨戒。若不爾者應有所得。以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傍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洛州盧氏宅。自衍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叡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爲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禮迎送。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爲若此也。又恆樂聽戒。生來兩闕。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矚。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淨僧房不爲熏勃故

也。未終之前。有夢見行。朱衣螺髮。頰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尋爾便終。時共以爲天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大通年。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卽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不指世務。唯以法事餘全無敘。鄉邑二親哀其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顧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荅吉凶也。如此積功三十餘載。不號義龍誓無返迹。自是專業勇鎧。聲稱彌遠。卽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門人亦爾。乃大宏法席。廣延緇素。時梁儲在座。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座掩耳。以爲悻悻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傍若無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乃喟然歎曰。十五辭鄰故。五十還故鄉。少年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忌其言令也。大集諸衆。令其豎義。榮曰。余學廣矣。輒豎恐

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據。衆以其博達矜尙。乃令暨八十種好。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衆無人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卽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牒數列名出體。僉雖難激。蓋無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授。至德末年卒於楊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敍。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出言清越。厲然不羣。時在弱冠。便就講說。詞辯優贍。宏裕方雅。每云。佛性妙理。爲涅槃宗極。足爲心神之遊翫也。延形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餘。容止肅邕。慈誘汎博。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願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拔。遐邇矚目。雖大觀輿典。而悉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准的。自願影而言曰。余與爾沈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

百梯寺。卽所謂中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士者。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少年知道風悟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譴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薛驚異絕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卽斯人也。爾後恆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駿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藏。不可思議法等。續撰旣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明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敕延就講。旣感

徵瑞便長宏演。所著文疏詳之於世。時諸英達僉議。用比遠公所製。遠乃文句
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驚。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素揖道聲。尤
相欽敬。躬事講主親聽清言。遠近馳華觀採如市。而所獲供事會不預懷。性好
恬虛。罔忤時政。太祖以百梯太遠諸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爲之立
寺。名曰雲居。國俸給之通於聽衆。有陳躬使周宏正者。博考經籍辯逸懸河。
遊說三國抗敍無礙。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訝其機捷舉朝慙彩。敕境內
能言之士。不限道俗。乃搜探巖穴遁逸高世者。可與宏正對論。不得墜於國
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表上曰。雲延法師器識宏偉風神
爽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總集賢能朝日釋奠。帝躬御法筵朝宰
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輪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微據重疊救解莫通。帝
及羣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輒
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臣。小僧足堪支敵。延徑昇

高座。帝又曰。何爲不禮三寶。荅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加助。帝大悅。正遂搆責陳難。延乃引義開關。而正頗挾機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拉。事等摧枯。因卽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遇於此矣。卽請奉而受戒。晝夜諮問。永用宗之。及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以歸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曰。預構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實宏通。正大服焉。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緘諸胸臆。延曰。爲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矩之用皮中裹。正曰。斯則常存意矣。帝以延悟發天真五衆法則。便授爲國統。使夫周壤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遂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延出輔。中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巖處。累徵不獲。逮天元遘疾。追悔昔愆。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林藪。隋文創

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卽事鬻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申宏理未及敕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爲務。無乃勞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本懷。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敕遂總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爾後遂多。凡前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興復。三寶再宏功兼初運者。又曇之力矣。移都龍首。有敕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衆。開皇四年下敕。改延衆可爲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爲延興延平也。然其名爲世重。道爲帝師。而欽承若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瞿曇之號。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居以爲棲巖寺。敕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敕資蠟燭。未及將藝而自然發燄。延奇之。以事聞帝。因改住寺可爲光明也。延曰。宏化須廣。未可自專以

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敕請二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無應。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白事由一一。帝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敕京兆太守蘇威。問延一二所由。荅曰。陛下萬機之主。羣臣毗贊之官。並違治術俱愆玄化。故雨而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纒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足。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爲心。凡有貲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造偏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或者謂延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於時年屬饑荐。賴此僧侶無改。帝旣稟爲師父之重。又敕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已。其爲時君禮重。又此類也。

敕又拜爲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令彼折伏從化。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啓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敕王公已下。並往臨弔。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延康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禽獸。餘骸依法焚揚。無留殘骨。以累看守。弟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髮。徒跣而從喪。至於林所。登又下敕。於終南焚地。設三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若闍毗如來之狀也。大衆驚駭。嗟歎。得未曾有。隋文學呂叔挺。美其哀榮。碑其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恆以西方爲正任。語默之際。注想不移。待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旛蓋。列於柩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於山西。斯亦幽冥叶贊。諒非徒擬。

自延之莅道。勢總權衡。而卑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羣術。行動物情。故爲七衆心師。豈止束形加敬。及聞薨背。無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史薛道衡。白弔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宏。理識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棲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宏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夙承訓導。昇堂入室。具體幽微。在三之情。理百恆動。往矣奈何。其爲時賢。珍敬如此。所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實性勝鬘仁王等疏。各有差。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具如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天縱殊朗。儀止冲和。局度通簡。

崇履高邈。幼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三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三辭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爲虐暴不安。携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令隨闍黎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聽妙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爲道本。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爲和上。順都爲闍黎。光師十大弟子。並爲證戒。時以爲聲榮之極者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請誨。五夏席端。淘簡精麤。差分軌轍。滅諍健度。前後起紛。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卽離。皆理會文合。今行誦之。末專師上統。綿習七年。迴洞至理。爽拔微奧。負笈之徒。相誼亘道。講悟繼接。不略三餘。沐道成器。量非可竿。乃攜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

慶歎所未聞。各出金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士庶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剋齊。便行廢教。敕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敍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宏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今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宏治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眞佛無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歎。而有圖塔崇麗。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民響信。傾竭珍財。廣興寺塔。旣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豈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於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爲王力決諫。不從。僉各默然。下敕。頻催荅詔。而相看失色。都無荅者。遠顧以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伏。乃出衆荅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眞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籍像表眞。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眞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

未至。此土衆生。何故不知虛空眞佛。帝時無荅。遠曰。若不籍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爾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亦無荅。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荅前難。詭通後言。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學。又若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不荅。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爲孝。帝曰。父母恩重。交

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荅。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規意盛。更無所荅。乃下敕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煮以鼎鑊。而遠神氣。鬼然辭色無撓。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須申。豈顧形命。卽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爲大恨。法實不滅。大德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於

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而山棲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淨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於雒邑。法門初闢。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闕。皇上聞焉。下敕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卽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動。正氣雄逸。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於治犯。斷約不避強禦。講導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漉水護淨。或分衛乖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惰。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衆式。有罰無赦。欲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爲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宏。桑梓重集。親疎合慶。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璽書。慙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於時敕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

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乎家國。上大悅。敕住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實繁。雖有揚化終爲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不疲。因置寺焉。名爲淨影。常居講說。宏敍玄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爲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簾條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與諸德英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五寸。眼長三寸。腰有九圍。十三幅裙可爲常服。登座振吼雷動蟄驚。允愜羣望。斯爲盛矣。開皇十二年春。下敕令知翻譯。刊之辭義。其年卒於淨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爲之罷朝。帝吁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喪。而故動帝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八方。著疏屬詞。彌綸終始。承習開悟。櫛比塵連。同範時朝。得稱方駕。初見病數日。講堂上棟脊無故自折。相顧颯然。必使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聞室有異。

香。咸生疑怪。屬之以纊方悟氣盡。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頻經寒暑。遠入關後鵝在本寺。棲宿廊廡。晝夜鳴呼。衆僧患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大門放之。徑卽鳴叫騰躍入遠房內。爾後如前馴聽。但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覆講豎義。皆入堂伏聽。僧徒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鐘召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汎及餘語。便鳴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爾二旬遠便棄世。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衆柱。及高座四腳。一時同陷。僉議以感通幽顯。兩寺勒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鐫之。時號爲三絕。初遠周聽大乘可六七載。洞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豎難罕敵。由此名冠遠近。異論所推。旣而勤業曉夕。用心太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見諸禪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於境。刻意尋繹。經於半月。便覺漸差。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夏

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卽以己證用問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調攝堪爲觀行。遠每於講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美禪那。盤桓累旬。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徇於衆務無暇調心。以爲失耳。七夏在鄴創講十地。一舉榮間衆傾餘席。自是長在講肆。伏聽千餘。意存宏獎。隨講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十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温室等並勒爲卷部。四字成句。綱目備舉。文旨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爲五聚。謂教法義法染淨禪也。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頻復提撕其耳。惟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之不盡。一無所惜也。是以自於齊朝至於關輔。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餘卷。三千三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無痾疹。傳持教道所在宏宣。並皆成誦在心。於今未絕。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百餘。領徒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而遠勇於法

義慈於救生。戒乘不緩偏行拯溺。所得利養並供學徒。衣鉢之外片無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登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唯海水。又見佛像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臥。體有塵埃。遠初則禮敬後以衣拂。周遍光淨。覺罷。謂所撰文疏頗有順化之益。故爲此徵耳。又自說云。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疏。發願乞相。夢見自手造塑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還自續飾。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末後一像彩畫將了。旁有一人來從索筆。代遠成之。覺後思曰。此像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矣。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耀自滅。便至歲日。所使淨人小兒二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爲功德。又敕二時。講前令大衆誦般若波羅蜜呪。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不中怠。又傷學衆不能課力。每因講日如此正義。須臾不聞。識者以爲達宿命也。及覺輕貶於房外香湯洗浴。卽在外宿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臥。問曰早晚。荅云今可卯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臍。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踰其足。正身斂目不許扶持。

。未言其卒。驗方知化。香若旃檀久而尋滅。後乃臥之。手足柔輒身分並冷。唯頂上暖焉。有沙門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教每蒙延及。故疏爲行狀。擬學者所承。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名振東夏云。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終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纏繞流通者四向偈口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者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六年／西元二〇一二年八月

恭印：一五〇〇本

流水號：10654
書號：CH280-07

高僧傳二集·四冊之一（卷一～卷十）

發行人：林國營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daedu.org>

E-mail：buddaedu@buddaedu.org

電話：(02) 2395-1198

傳真：(02) 2399-1341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07694977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五八〇二一〇一九三三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 利用傳真：(02) 2395959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四) 網址：<http://www.bud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

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

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8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22、297

開南商工：208、295、297、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